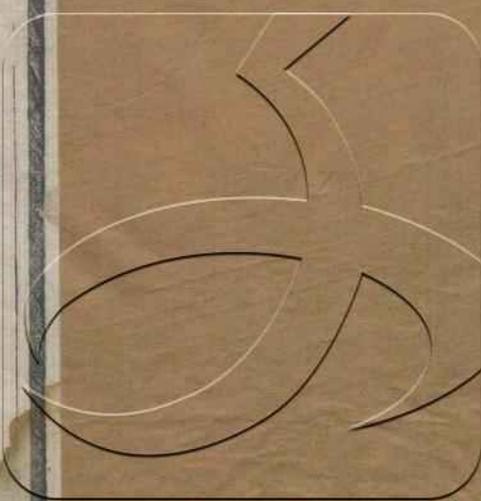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44.616
2245
432



國朝文錄卷之七十八

銘類

危齋銘

孰危爾身富貴勲名以勞爾形孰危爾心得喪榮辱以亂爾
聰明戒之哉不知危而危其危也乃亡之續知危而危其危
也為安且福乾之惕坤之敬朝斯夕斯永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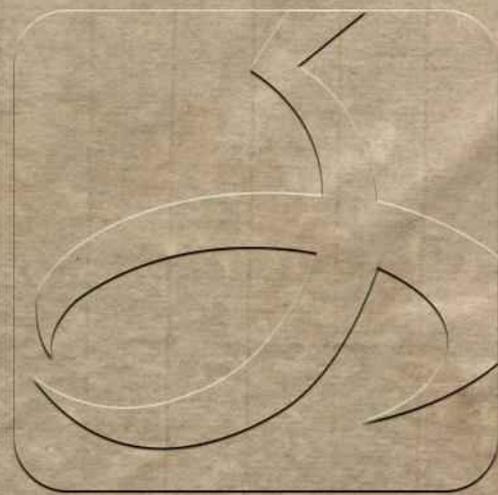
培心堂銘

耿介

常子持菴初欲以主靜名堂而不得其說問於敬恕主人曰
靜之義何居曰無欲也歸而閉戶沈思三日躍然曰靜固有
本乎寂而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靜而無靜者也若以靜
為靜是虛無寂滅之學也吾見吾心矣心之本體固靜也然
無以培之則亦遂不靜矣乃名其堂曰培心問於敬恕主人



陸世儀



曰培之義何居曰無欲也曰吾將以用吾涵育滋養之功耳無欲豈足以盡之乎曰克己復禮為仁心者天理之地也而以己私參之譬芝蘭與蕭艾同畹為乎培曰然則培心有道乎子為我銘我其佩斯銘曰

湛湛方寸純茲內美感物而動不無渣滓洗心藏密收斂近裏惟精惟一去欲存理人皆洵洵我情如水澹定優游泊然無累忠信為耘仁義為耔敬以灌溉慎終如始沈潛篤實敢告君子

杖銘

耿介

為善在身不在口我行不力非子咎

硯銘

耿介

其質匪污其迹匪潔惠之行而夷之節

錫書燈銘

朱彝尊

人之有精猶膏之在繁養之既固溢為聰明未聞膏竭而燈猶有光者也戒之哉

瘞瓦壺銘

有序

吳騏

有瓦壺在宋子齋中斥不用矣吳子取而拂拭之滌濯三四中外涓潔貯湯服藥可謂遇矣不數日而失手以碎何斥棄數年之全而用僅數日豈物亦數奇與古者陽城陸贄流落江湖十年無恙及被召而相繼以卒豈數不應復用耶吾謂不早竭其才用於方剛之日而斥逐以死而又諉之於數此亦用人者之過也瓦壺之用微矣而碎之不無惋惜顧有取奇才偉德殺戮竄徙不遺力以為快至於邦國瘁而大命絕則曰是固有數數固然與夫一壺碎則一壺進非若奇才偉

德之不可再見也然予固嘗拂拭之滌濯之有數日之用矣又惋惜其碎而埋瘞之嗚呼世之奇才偉德其遇之不如茲壺者尙多也銘曰

著雍闞茂律中中呂復爾於土陶者離之復者歸之誰爲爲之

時巖銘 有序

黃之雋

昔夢水中得一石橫豎夠五尺許而巒岫聳疊殆千百麓平滑處有篆文時巖二字余攜置几案用十三元韵爲銘二百言覺而僅記首二句乃不能忘從而爲之辭辭不文庸愈於寤乎

米袖以温楊攫而奔我非攫之人吾夢魂出之於波以列几樽堆皺孽被烟騰霧翻圍不一尋深峽藏後壘不一筵半天

崑崙宰豁厓穴古水咽噴遁媧鍊鑪一氣含元巨靈縮小脚手蹋捫雷紋火篆蚓蟠血痕諡曰時巖義奧難言夢中作銘醒刪其繁人曰夢耳奚真之論米真失之吾以夢存迺入我夢勒於石根

大夫文種廟銘

胡天游

吳之亡也子胥徇之越之伯也范蠡與種成之越既滅吳蠡以去而全種以不去而死論者於是多范蠡而短文種自予觀之若蠡者誠得爲智人矣抑其未可謂之能忠者也夫忠臣者事其君不顧其身仕其國不易其志危以計其安安復慮其危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安社稷者非獨禍患之至而謀其保全也禍既平矣亂既定矣猶懼其業之或搖事之或變而深計久遠子胥與種之志是也方

蠡從句踐於吳忍誦辱甘毒苦卒以其術教句踐復國而興焉蓋蠡之才過人遠矣抱其才挾其術始無所試乘句踐之困而遂用之以顯乎天下傳乎後世此蠡之所以自售其奇其後不仕諸侯而去銜於賈使長子以千金得罪莊生而死其仲子且夫父子之閒人情所至無已也甯忍其子之殺於楚以明其智之非謬况於句踐非有父子之親骨肉之愛哉蠡從其主於外而種爲居守至於二年種才足以有衆政足以得民使誠欲富貴陰悅吳殺句踐因舉其國而君之亦吳所甚利而勢所易便然勞苦治其國以待越王之入而卒成五湖之功春秋以來未有如種者也且夫差亦當世強主也能報闔廬之仇於始不能不遷甬東以終越幸滅吳無敵國之患而句踐功成意荒將足以致敗亡此尤種所深懼故不

欲去而思畱身以濟之不然越王之爲人與蠡所遺書以道種者明達如彼而甯莫之知哉越自漢至今世立種廟以其有大功而又哀其不如蠡之去而同於子胥之死而未嘗得其所以爲心是安可不銘而暴之也銘曰

伯越之烈若種與蠡蠡謀其身烏冥而飛宰禽南陽遂爲種疵烏知其賢將越是持非智則匱實忠而危奕奕高寢神山南陲民惟功懷千秋不違

鎮東閣銘

胡天游

樹侯藩設都邑宮室臺榭必有瑋絕傑麗之觀表雄儀壯威勝也越受國古惟鎮東之號尊著會稽昔若左晉以名其官乃開皇中層墉是封武肅烈烈軍揭其閎閣乎中邦實瞻四方鵬雲垂垂熊岳祁祁鷗激鰲峙嶽嶼巖鳳北鎔龍首邊蹙

國朝文錄 卷七十一
怒吼飛楠絆虹千棋檉空日傲嚴且乃刻蓮箭戒其不虞蒲
牢以吐金鯨閉鳴鬱攸是甯蟠蟠赫赫蒼龍之翼衛俠堂皇
如手斯張正是南北燦列面目壽基其千東甸所桓無隧而
暨日永用保以觀爲政之道

羊頭山神農井銘

胡天游

井列於羊頭山北始爰稼穡秬黍八穗以漢乎赤醴是惟帝
之所啟銘曰
常羊誕靈九井自穿神之所爲不知其然堡土變燥飽民於
恬于于童蒙藏化居淵杯啜而飲孰相愚賢太乙吐精勿幕
勿宣潛英渠渠味爲璇源嗚呼噫嘻瀨鄉蒼茫神汲遂遷社
木穴石知幾歲年惟茲窪如有洫其甘糈以中冀太行之榦
儷厥東井咸池駢闐炎陵是望終古孔存

天然硯銘

胡天游

生質之美其自然者天耶瓊瓊之懼所不能者人耶苟肉美
而勿傷可以反吾真也

左右史銘

程景伊

穆穆皇皇下土之式端冕垂裳臣民仰極圭璋聞望四方爲
則慎厥起居罔有不飭凡動之道貴惟厥時幾微稍縱咎卽
隨之緬彼哲王翼翼自持立之左史紀載是司母曰予聖動
無不吉在昔有言一人三失母曰予貴動輒隨心居高可畏
履薄臨深邃宇森沈重局奧突聖人居之儼如廊廟杜彼非
幾謹茲言笑大廷赫奕前殿崇嚴聖人履之常抱撝謙正其
結檜尊乃視瞻玉軌翠華入蹕出警苟非其時弗驅以騁星
旗雲罕析羽垂毛苟非其事弗游以敖式克若時周旋中禮

如玉如金可法可紀是惟勿書書則盛美敬為銘詞敢告左史右左史

洋洋聖謨綸綍以宣民聽非遙遠邇攸傳禁其躁妄迺保靜專非禮非法舍曰無然出好興戎罔勿惟口易誠昭然括囊无咎宣聖有訓言無所苟伊古哲王載言在右甯尙其簡勿惟其多惟多則敗雖悔如何甯尙其質勿尙其緝惟緝則支取愆莫贖細旃廣廈宣諭臣僚百工咸在屏息而朝慎乃出話德音孔昭鳳詔鸞書播告寰宇萬國承流式歌且舞無汗無反無俾腹逆寬嚴互迪旨貴得中勿因喜怒而紊厥衷前後敷陳義宜畫一勿以繁多而歧所出慎此以往欽哉訓辭一札十行靡不可思傳諸奕禩典誥用垂右史識之葑菲無遺右右史

天平銘

王大經

與其慎於出也甯慎於入慎之又慎迺懋爾德

徐倬

錢硯銘

善用之則為天府之流泉不善用之仍為下農夫之石田此不係乎其人而係乎其人之天

鈍硯銘

徐倬

口訥行迂名曰外鈍外鈍者於物無傷也智拙心疎名曰內鈍內鈍者於德無荒也

斷碑硯銘

墨妙亭詩石刻王伯安刻名於左

裘日修

塊然一石琢之磨之東坡取之泐字陽明用以臨池吾於東坡不重其經濟而愛其文章之達吾於陽明不宗其學術而歎其功業之奇於戲每一援筆悠悠我思

歛石硯銘

邵齊壽

世人尚同歛賤端貴人棄我收畀爾文事墨波雲屯作草從
意當其書成就辨所自端之良者今不易致物理循環爾貴
可埃

藏書都印銘

胡心泉

積書也劬惜書也迂齋書也愚書乎書乎將焉如吾銘而識
之以俟諸如我之徒

筆銘

彭績

黑其頭矜豪角秀短汝壽

鑑銘

彭績

正則明反則晦日月在面風雨在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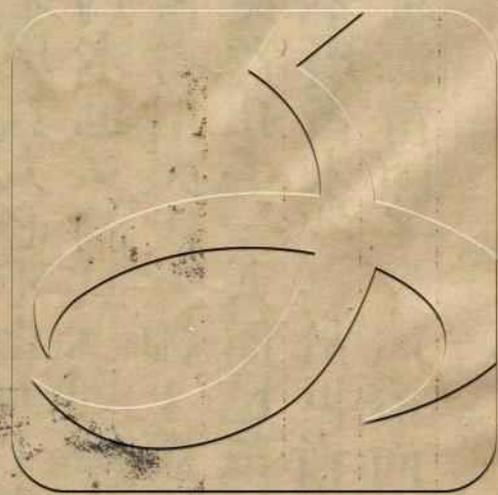
尚友圖銘

張惠言

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是以尚論古之人而友之
夫以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必無見為未足者也以天
下之善士為未足其人必不止天下之善士也雖然頌其詩
讀其書猶以為未也又論其世則雖古之人友之豈易足乎
孟子所論於古者伯夷伊尹柳下惠而猶以為不同道然則
孟子之所尚友者孔子一人而已故君子之觀人也視其所
友於世無所不屑者未能高於世者也於古無所不屑者未
能高於古者也海甯陳子仲魚畫尚友圖武進張惠言銘之

曰

余以今之友為寡兮求於古而豈多余惟古之為歸兮古之
人其謂余何去之五百歲其援余手乎余孰且無友乎



礮樓銘

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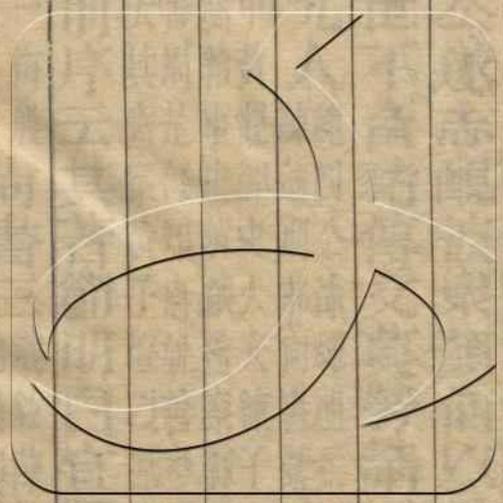
嚴如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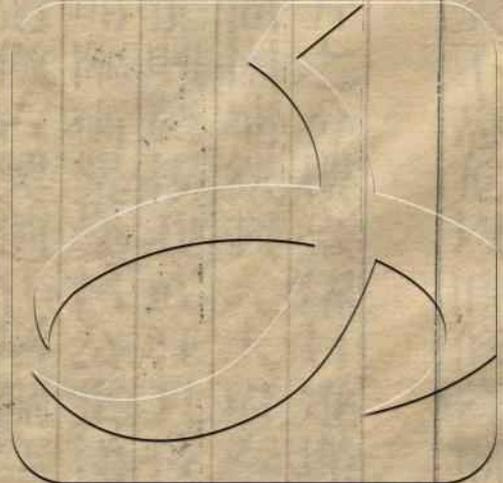
壬申夏觀橋董大中丞奏如煜補修漢中府城垣是冬十月
開工至癸酉十二月承修內外土磚城一千六百九十餘丈
工竣外捐修未入估冊磚土城三百餘丈煜思漢中雍梁鎖
鑰周秦以來用武必爭地其城守之固安危不止係一方也
國初賀逆驅數萬衆環攻匝月固守得完嗣隴蜀以次戡
定諸君子捍禦之功偉矣自來城守拒仰攻易而衝車地道
陷城根者難制迺度地勢於四正四隅大炮臺中間捐貲作
礮樓八合鎗炮得環連礮製三面向外一面附城寬長各二
丈高三丈有奇內腹空洞外墻裝磚石料削如城下層內築
土臺高六尺上中樓二層樓相距各一丈上下以梯各有望
眼炮門門眼皆外窄內寬便施放亦防外攻上覆以瓦避風

雨下臺安火炮神弩護城根上中則為城頭腰之衛俯矚礮
根俾不得近每礮容三十人計工費一千六百餘金椽栒磚
瓦歲久剝朽安不忘危以時修葺斯所望後之守此土者作
礮樓銘

巖城翼翼東井之分樓臺耀日雉堞連雲磊磊夯窩鱗鱗發
紋螭蟠虎踞固圉靖氛興元大府秦蜀門戶漢葛宋吳經營
在古 盛朝龍輿載揚我武狂且披靡憑城一鼓大易設險
先不可攻第第臨衝業業呂公雲梯木驢變幻無窮何以制
之固我崇墉迺倣古製迺作層礮空洞其腹構樓於腰內臺
土積外基石條承以陶磚堅於青礮旁列戰格炮門鎗寮自
下上上尋量者五鉅板高梁皮以檄柱分番疊休壯士無苦
下護根腳佛機神弩中上平臨矢石相輔以磚石質蔽肉血

軀主客既異勞逸亦殊盱眙葭爾佛狸莫覲孝寬玉壁虎焉
負嶠景維先哲宏此遠謨安不忘危忠銷多備金湯既固生
命斯寄日炙雨淋歲月遷易敬告守臣修廢興墜億萬斯年
言言仡仡





國朝文錄卷之七十九

贊類

遜國諸臣贊 錄一首

應撫謙

五人誓死惟公遂志 覲彼衆顏何以共視 公語解君毋覘我

贊凡十有九人

魏國公徐輝祖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 陳迪刑部尚書暴昭戶部侍郎卓敬侍講

方孝孺侍中黃觀御史大夫練子甯景清翰林修撰王叔 英編修程濟給事中黃鉞監察御史會鳳韶谷府長史劉

環衛府紀善周是修知府姚善參軍斷事高巍都指揮瞿 能東湖樵夫其齊泰黃子澄以無功不錄卓敬贊末云意

彼齊黃罪 前序云其著節明白宜贊者助臣三 鑄廖錡盧迥

駙馬都尉一 梅殷 尚書三 鐵鉉陳 侍郎七 郭任 陳植 胡子

昭徐 侍中一 黃觀 侍講一 方孝 御史大夫二 景清 都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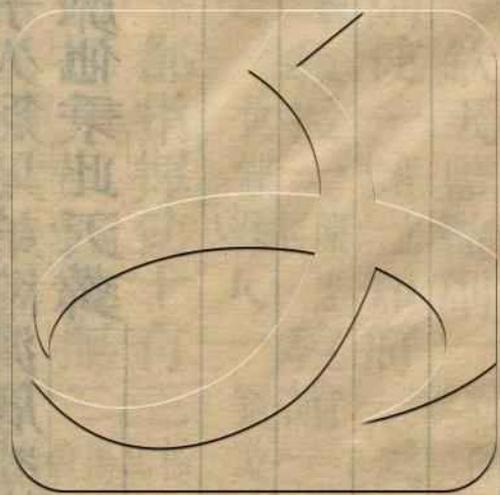
史二 茅大方 左拾遺一 戴德 修撰二 王叔英 編修一 程濟

少卿三胡閔盧原大理丞一鄒瑾給事中四黃鉞龔泰韓
 御史六韓郁會鳳韶魏冕長史二葛誠劉璟紀善一周是宗人
 經歷一宋徵欽天監監副一劉百國子博士一黃彥按察
 使一王良副使一程立知府一姚善知縣二顏伯偉參軍
 斷事一高巍教授一陳思教諭一王省吏目一鄭華主簿
 一唐子典史一黃謙舉人一劉政學生員七高賢甯伍性
 廷鄒君默會都指揮使十有三楊松瞿能卜萬莊得彭二
 楚智余瑱指揮二張倫鎮撫二楊本衛卒一儲福守卒一
 張阜旗失官者三盧振牛景失名者五和向河西庸補錫
 龔翊先周璿
 得名姓於治平寺中者九梁田玉梁良玉梁中節梁良其
 逮死而未著節與失傳者不列今不能盡贊贊其尤表表
 者十有九人云

柴虎臣像贊

應撫謙

少慕陳徐長希李郭中歲以來游心寥廓知非則改見善斯
 為頽乎其順浩乎其歸體要之文有華有實質直之人有物
 有則嗟予於子久為兄弟臨淵履水實同斯義若涉大水其
 無津涯永矢靡他秉此天彝



... 無事... 天... 官... 少... 樂...

林貞文先生象贊

吳騏

東都黃裘世朱闈也修身踐言躬玉雪也古膏自沃光彌晰也井雖不汲寒泉冽也蛻塵獨行殊子子也炎火忽泊滋哽咽也祀用漢臘無改節也室毀於梟壁不涅也猗歟古人公與琦也輿輪易名名不滅也我言昭昭猶碑碣也春蘭秋菊長無絕也

沈宏濟象贊

吳騏

文章爲夏忠文書記翰墨與李襄慙雁行煥雲霞之七采燦珠玉之五光南游荔域北歷瓊鄉西閱三晉東涉海邦四海重其才名而田無半頃八世振其墜緒而後無蒸嘗余所以瞻吾友之遺像不覺霑襟而浪浪也

謝晉文之藝精不費深而感也
 重其木石而用無半即少則其
 將王之正光南浦燕北
 文章誠夏忠
 武安衛樂
 具辨駁也
 與以出與歸是各各不無
 則也雖用對則解對也
 出共難不列家泉國也
 東精黃矣世未聞也
 材良文次也
 陳廷敬

于清端公傳贊

陳廷敬

異時吾陽城楊公繼宗天下稱清白吏所首指名者也余為
 史官時陽城田侍御在京師京師一老嫗往來侍御家聞嘗
 譏語云某不愛錢豈楊繼宗耶楊公去嫗時三百二十年餘
 矣而嫗能稱說之蓋當時名聞天下後世婦人女子猶皆習
 聞其名而尊美焉凡為士者可不嚮慕乎哉予感嫗言而心
 識之其後與衛文清公周祚魏果敏公象樞布政畢公振姬
 數公者游數公天下之所謂廉吏也皆晉人在陽城二三百
 里間夫天下清白吏不易得而為世所指名者乃獨多在於
 晉可謂盛矣乃今又得于公于公之清操偉烈章章如是千
 百年下必有如老嫗之稱楊公者可無以余文為也獨是余
 公之鄉人也既多賢人之迭出於其鄉而又嘗職在史官親

見聞公之行事廢名臣之烈湮鄉先生之蹟咎莫重焉故次序之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生賢人之鄉而志其操行亦將以為取斯也

朱竹垞先生象贊

龔翔麟

五經紛綸抽腹笥布韞麻屨見天子歸來著書以沒齒千秋之名在青史

寒風佇立圖自題

張履祥

行已欲清恆入於濁謀道欲勇恆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不亦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仿佛乎何代之民

安城楊先生出塞圖贊

張雲章

嗚呼綱常至重孰克舉之眇然諸生勇不自制力之弗足忠則填膺卒罹於禍囊頭木索萬里遐征日祁日李左提右挈三人是并惟茲甯古寒多雪窖暑有堅冰先生居之嘯歌自若氣夷色清出塞之圖沙場趺坐誼若同生二君興懷懷歸故里跳身滅名先生安焉羶裘酪漿如續如飴居無幾何死生契濶結念彌敦舉圖展念各歸其家以貽子孫維臂使指維手撫肩爾汝忘形剖以與之右臂若失氣不能甯針灸不愈心識其故維賢孺人翦紙聯綴勿藥有喜若還其肱茲事異矣連枝同氣豈伊朋情可悟造化一元之運亦因人心爰有賢子擔簦折趾來覲來迎生不乏養沒則有歸嗚呼先生忠孝一家吾歌此辭以告千春

太極圖贊

俞長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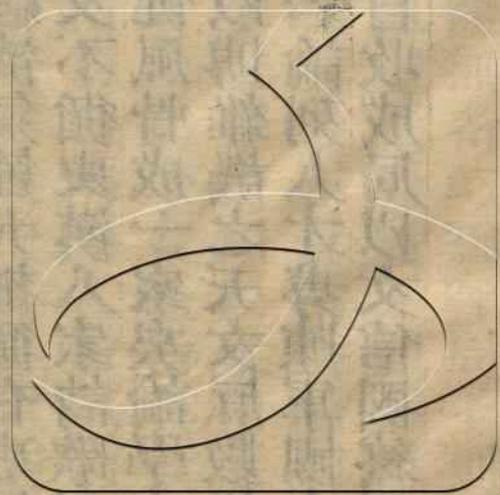
洪荒既肇聖人有憂觀圖畫卦衍範陳疇老與衰周佛倡東
 漢執有者拘體無者幻鳴呼周子創立斯圖繼姬紹孔傳程
 啟朱精妙於粗虛涵於實不即不離道器合一理則生氣旋
 分陰陽互根其用迭運其常動靜相乘循環不已二氣呈功
 五行別體自水至金物類以生自木至水時序以成土居其
 中寄旺四氣為合為分太極皆具既積為氣遂流為形乾坤
 變化男女成名物盈兩間人貴萬物理無不純氣無不雜逐
 動斯擾主靜斯安仁義中正惟聖則全敬與肆殊吉與凶辨
 幾希之閒人禽攸判天下理得成位乎中道統上下化貫始
 終易啟厥端圖泄厥祕泗水濂溪千古符契

黃石齋志傳贊

漳州府志
二希堂集

蔡世遠

道周學貫天人行本忠孝入則言朝出則守墓講學著書清
 修自飭金陵一節堪為殿後矣古今名人志士傳者何限要
 知文章道學經濟氣節大都微有專屬道周負其聰明氣岸
 直欲兼之古文不循史漢八家詩歌不步漢魏唐宋而博奧
 黝深雕鏤古健風骨成一家矣論學宗旨於程朱精微未能
 洞徹要非可以博雜譏之天文厯數推驗無差幾與康節季
 通相伯仲也若論列人才專陳軍國大政其呂獻可李伯紀
 之流與晚乃自收成局以文信國終焉嗚呼可不謂奇人完
 人者乎



魯仲連贊

儲大文

一見而田巴屈胡駒之不受鞿也片辭而聊城下何矢之不
 倦飛也排難解紛輕世肆志維彼耿耿者聊以發中之憤懣
 而瑣瑣者又焉盡心之精微耶若乃長平外破邯鄲內圍孤
 者未壯羸者苦饑而秦以累百餘年之武乘坑四十萬之銳
 如河斯決如華斯摧夫且僕妾大臣烹醢梁王矧圍城之不
 旦夕下者幾希此晉鄙止壁垣衍帝秦所為熟於事而嫻於
 律工於計而審於機也而是時先生適游趙不避險不怵威
 公子匪賢梁客安在曰吾請責而歸談者不敢嚅嗚主者不
 敢依違遂使秦軍卻者五十里周祚續者三十載天地昏而
 再旦日月晦而重暉然則東海之路西山之餓意庶幾乎夫
 豈赧獻戶口樛杞郊畿乃忍食犬豕之食衣虎狼之衣而世

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

朱雲贊 并序

胡天游

漢炎如燭陰族來燿之佞臣託為若家督之輔盜也屋社成窮新作漢靈奪威斗握煌煌高文當夜而喑慎堅冰履霜漸成師張蓋一言喪邦孰禘其不祥願借上方鹿角豈足折狐狸當道有憤其烈龍干未從若奸膽乃裂嗚呼去古逾遠世鮮直節磨兜勿言惟口有鉗鳳鳴諱聞地虺紛紜顛倒失貞墨墨若夜非子游者安使山岳為之震海水為之激檣杙為之卻鳴鴉為之伏日月回既食之光宇縣復不死之氣贊曰平陵大夫魯國男子始以俠聞卒用忠毀漢檻勿易直道彌旨視佞臣首不若一馬悠悠千祀誰繼友者秋空劍橫想壯音采

華埠救災贊

劉大櫨

昔在司徒教民三物既急睦婣爰崇任恤匪徒教之又糾以刑六曰不恤其政有經夫彼之困非我所作我雖不恤罪無所獲蓋古聖政莫重施仁同體一視甯隔我人患不相救其忍甚矣加之以刑比於不齒殆及後世手足相殘而况宗族里黨之間其生不親其死不弔澆漓成習可為痛悼胡君泉若往賈於衢華埠之地有屢一區乾隆甲子適值洪水漂沒民居廛亦半毀民之逃竄咸集其廬男女老穉二百以餘水浸門扉數日不去相向悲號赤體呈露維我胡君載賑載施載推以食載解以衣華埠之婦歡騰於口華埠之夫歡擁於塗我始啼饑君出梨棗我始怨寒君賜袍襖既骨而肉既死而生食君之德如雷雨盈我祀而祝君其受福我寢而求胡

不君祿有感者君有酬者民殷殷嗉嗉衢巷以聞故凡居鄰里母曰我富而貧者莫顧母曰我貴而賤者莫視母曰我強而弱者莫當以富濟貧其富益振以貴憫賤其貴彌見以強撫弱其強愈灼我官於黔君從宴娛或告君事非君所期其事亦細而今人曠置我庸書之以警來世

劍池贊 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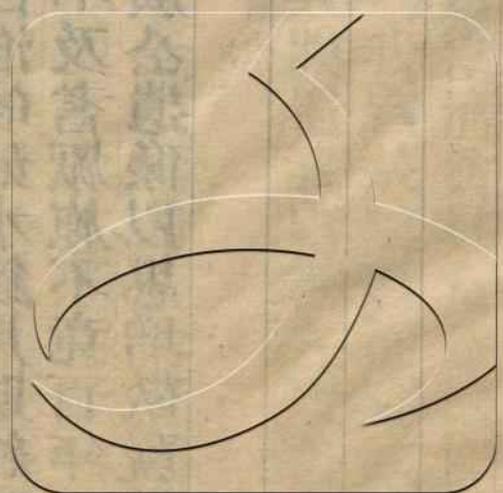
黃之雋

劍池水碧黑窈無首尾四面青壁削立若將壓人上有危梁飛跨竅兩肩以汲水此池應有怪物呵護不爾姬光專設諸之精亦當潛現其中或於風雨宵晦銅棺寶劍必將發其光芒聲響以洩其餘憤惜乎千百年無人見此也之雋嘗徘徊焉遙想其神靈乃歌而贊之曰
吳闔閭之隆隆兮我奇爾生一匣劍兮死一匣水水哉水哉

太常寺卿萊陽趙公遺像贊

名崙號聞仙姚 蘇

世奚治甯惟人才盛察才百端首身潔正睠焉求賢昔 仁皇聖上自監司下逮守令舉清官七以厲貪競偉時太常持造士柄行部江淮皎如水鏡斥黜絕干有當無倖升舉於朝四海稱慶年不及耆厥施不竟百年江介惟休悼病安得有公復履茲境展公遺像以思增敬發歎眇焉攄是贊詠



人於此... 國朝... 洪亮吉

天山贊

積高惟天誰能企焉抗不相讓實惟祁連首沐塔里足排居
延萬古積雪無人及巔其標挺外其秀貯腹松櫨撐拄高出
若木我登支峰意欲濯足洪流洶洶斜出飛瀑

洪亮吉

瀚海贊

沙行如龍欲出天表昆侖束之怒氣猶矯冥冥日月有暗無
曉人行著沙如蠟之小一風排空車輪競飛十里五里愁無
據依白氣周匝元雲蕩摩時出丈火會無勺波

洪亮吉

冰山贊

陰陽顯晦倏爾萬變飛仙失足亦墮無聞冰梢爍日波末閃
電清商夜聆奇鬼晝見危茲達坂高乃百盤南馳于闐北走
大宛洶洶隆隆地軸半折熇熇爍爍天宇五色

洪亮吉

淨海贊

洪亮吉

雲分電壁山空月華中有綠海旁周素沙奇峰倒影幽艸舒
芽時飄遠磬時墮空花百步之外靈禽不棲十里以內驚塵
詎飛赤日縱飛元霜不墮庶幾成連抱琴來過

此詩賦讀於天宮
仙人行書
蒼木非登天
名山贊

宋明 國朝四儒贊 懋齋文集 有序

高如岱

古人以善相餉遺高明沈潛氣象各別兼收博采莫非師資
無容區別也然觀古之人砥德勵行抗心前哲往往各有數
人焉若為己之良師密友而不可解此蓋本於性之所近分
之所合各有攸屬不容強也如岱瞻望前修邈焉莫逮心所
願學有四人焉爰各為之贊以志景行之意云

劉子質夫 程子語錄朱子謂質夫得其體

伯子天成平和簡易惟君似之質明學粹沛然而往如砥斯
平恬然而止如泉斯清聲光闡然厥施未普師訓聿宣昭茲
來許

尹子彥明

伊洛興學英才炳然晚得尹子克謹師傳學在遺經功先暗

室內外純明冰壺秋日早謝華牕晚保艱貞允矣君子式我
典型

胡子叔心

卑人聲利高躋虛空惟公粹然克宅厥中刻志敦行潛思積
翫全體透融纖微昭煥隱居梅溪篔簹晏如體用兼備觀厥
遺書

張子考夫

心學既興士昧周行公獨安然游乎平康玩心古經力踐天
則透徹周詳溫良正直超然高蹈義感賢昆力耕著書終老
楊園

克勒馬圖贊

并序

金式玉

克勒馬者禮烈親王所乘戰馬也王佐 命開國戰功為多
旌磨所臨馬力既竭王薨馬不食死於是長洲汪琬作克勒
馬傳嘉慶五年王嗣孫追軫往略命遂甯張問陶補作圖式
玉既獲榮觀悉王之大勲感良馬之殉主乃被飾厥文為之
贊辭曰

聖清受命天馨地儀基化於東九壘率祇以奠以康慶由烈
王 顯祖之孫 高皇之子武揆文驥休聞載起王績孔偉
王功不尸爰有神馬龔王之威桓桓烈王霆奮厥武癡耆劉
夷罔敢喁固松山杏山及薩爾濟灰犁魚皮葉赫諸部躡躡
神馬回毛在膺角肉鑿植蹄霜龍騰冥迷塵氛銛鍛戈弓士
驚痛馬僨張興安平之崖是流聖水馬昔裏劔來浴於此

既浴既瘉靈蹄斯止躑躑神馬桓桓烈王馬服王驂王矜馬
良唯 帝顯懿河圖應昌唯王孝忠辰星協祥伊馬之德底
王之勲栢棗確平王紆佩紳黃焚白芻馬在王廡修唐軼塗
馬不王後噫嘻王躬為 國之舊嗚呼疾殃曾不宿留崩維
陷垠還車正樞寶鉸組練馬在王閑雲車電旌馬曷王攀疇
德唯王恩隱固要休瑞所啟宵櫪而蹕月駟歸靈王鞿終效
車攻共咏我馬維駟亦有赭白聲詩以縣豈如我王神物來
宣長洲之傳遂甯之圖我儀我圖王勛以鋪摛辭考休以紀
聖符

國朝文錄卷之七十九終

國朝文錄卷之八十

祭文哀誄類一

祭閔子廟文

施閔章

於戲道岸嶄嶄而莫登兮繫庸行其實難惟先生之純孝兮
愾乎動尼父之永嘆九疑起於門內兮苑枯分於屬毛彼虞
舜之齊粟兮於野尚聞其呼號何內外之無閒言兮樂家人
以陶陶抗干旌而高蹈兮將涼上乎遊遨既春秋之綿邈兮
慨陵谷其遷移期幽隧以改宅兮胡姓字之前知荒祠闕其
晝閉兮走几筵之伊威感音徽其猶未歇兮零余涕兮沾衣
岱雲塌其飄忽兮颺霓旌兮桂旗陳椒酒兮一卮魂髣髴兮
來歸

祭嶽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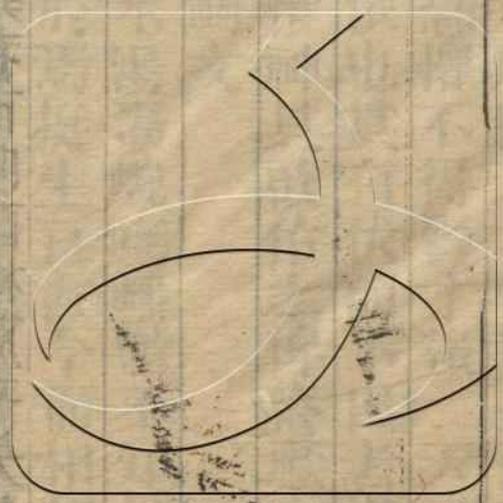
施閔章

維岱爲五嶽之長維神爲岱宗之君自古帝王祭告封禪及海內外士女重胼響臻者無算蓋萬物之權輿也閔章視學此邦日夜震恐懼不得賢才報天子休命夫賢才者嶽之所生神之所依也其有伏而不出者豈神之靳惜與抑求之未盡其道也惟神其啟佑之俾終厥事以無墜厥職

祭和聖祠文

施閔章

泰山巖巖汶水湯湯蜿蜒蟠鬱不知其幾千里而作鎮乎魯國之傍聖哲於焉挺生亘古今而相望伊展大夫之令德依隱玩世而以和自將當臧孫之竊位謂申椒曰不芳乃弗黨同而伐異甘逍遙以均羊羌直道而自處雖三黜其何傷夫固終其身徘徊於父母之國未嘗歷九州以翱翔胡大名之垂宇宙遂齊聲乎莘野與首陽當其生也蒙恥救民片言卻強齊之侵疆及其歿也賢愚同哀顯諡不妨出乎帷房行人爲之嘆息樵採過而悲涼夫何一死士之壘而靈爽或過乎生王斯固孟子所謂聖人百世之師而聞者莫不興起而徬徨夫是以採谿蓀而陳醴敬薦乎先生之祠堂



華嶽禱雨文

湯斌

惟神體函金德位列兗方功配兩儀澤潤萬類惟茲關輔實
處神宮牆之下雨暘寒燠咸賴神休乃自去歲三冬無雪入
春恆暘轉亢雲興斯感塵霾晝暄麥苗存稿百姓無所歸命
夫休咎徵事祥異從人良由斌等奉職無狀或政乖刑濫而
獄有寃民或吏墨兵驕而里盈怨氣或單丁獨戶窮苦重其
租徭或鰥夫孤兒死亡莫之振救以故感動天威召致災眚
然神目孔明官之不職宜明賜誅殛奈何舍其有罪而殃我
羣黎今斌躬率寮屬早夜步禱數月於茲矣呼神莫應籲天
則高下民何知遂妄疑神聽不聰而欲求媚於淫昏之鬼夫
山魅澤怪神之所宜屏斥而淫昏之祀明主之所宜禁也若
三日不雨民奔走於淫昏之鬼斌不能止也倘氣極而通偶

國朝文獻卷八十一
與雨會則民將歸靈於鬼魅將淫祠日盛左道日興雖告以
名山大川澤被生民其孰信之惟神念官吏士民悔過之誠
敷奏上帝屏風伯招雨師雲奔電趨貽我來牟使農夫饑婦
知獄瀆明神果能闔闢陰陽吐納風雨將益堅其畏信之心
而淫昏之鬼自不能惑我民志是神之眷祐斯民不但錫以
有年之慶兼賴以正德之福仰戴神休永永無既

祭山川風雨神文代

王和

惟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七月乙未望翼日丙申經略大學士
忠勇公傅恆定邊左副將軍果毅公戶部尙書阿里衮定邊
右副將軍領侍衛內大臣阿桂敬以羊一豕一躬祭於山川
風雨之神曰

惟緬甸僻介海裔蟻行蛾伏嚮與木邦蠻幕諸夷伍 本朝
因時百蠻誕置之荒服外不享不臣令自長其地勿予禍謫
越於今百十數年比者夷酋戕殺梳梳恃乃獷鷲篡竊莽達
喇地繼小腆憎駁嗣血人於牙役使諸夷暴虐諸夷咸崩角
哀籲丐胥匡以生 皇上爰敕偏師填撫用對於天下串夷
尙弗駭竄喙息羈我民人撓我土司數脅羣醜方命茲恆等
蕭將天威義征不諱烝烝皇皇是致是附是伐是肆卜以茲

月庚子啟行習吉繫惟緬地崎嶇蓄霧霍雨恆作夙爲烝徒
憂用敢昭告大神尙克默相我倭我阿我泉我池母蘊毒癘
母積泥淖母困險阻跋涉俾我軍士敷奏其勇仍執醜虜通
求厥寧通觀厥成則迓神之庥謹告

祭山川旗纛諸神文

王昶

乾隆三十八年歲次癸巳十月庚子望越五日甲辰太子少
保定西將軍內大臣戶部尙書阿某參贊大臣領侍衛大臣
固倫額駙色某祇率諸領隊大臣及提督總兵官等敬以太
牢致祭山川旗纛鎗炮之神曰

惟金川逆番倚恃險隘豺狼爲羣世濟其惡曩者耶卡弑父
戕兄弱肉強食擾於鄰封天兵四臨死喪無日稽顙哀籲
丐貸喘息皇帝班師宥罪予以更生恩至渥也甫荷赦宥

旋作不靖厥子索諾木暨莎羅奔色爾達等復逞爪牙恣吞
噬伺革布什咱之隙戕其土司絜其妻子奪其印信又指嚇
小金川僧格桑攻圍鄂克什醜徒烝烝蔓於巴朗拉達木巴
宗荼毒生命諸番銜恨次骨疾首連詞請討速剿絕兩酋之
命大皇帝如天好生以小金川往者爲耶卡侵迫大兵鋤
強救弱出諸水火登諸衽席今小腆負恩反噬厥罪較鉅用
敕大兵先戡小金川其索諾木等姑贖誅殛以俟憬悔而
賊酋罔有悛心出死力黨凶逆抗我顏行傷我徒衆貪殘狡
悍罪惡盈貫覆載必不可容國憲必不可貸至小金川番
衆狼貪蟻附厥罪本均壬辰之冬削平美諾諸寨番人胥稟
奔鹿駭走死路絕厥角歸順皇帝免其獮禽且命爾宅爾
田安堵如故降番弗甯幹止金川人有誑其恟輒復蠢動僉

當勤無嘒類茲 皇上命某等統率諸軍益以京城禁旅暨
 盛京甯古塔黑龍江勅兵拉簡雲南貴州湖廣陝西甘肅銳
 卒轟訇絡繹來赴巴蜀蓋我 皇上至聖至仁誕惟綏乂窮
 番救甯邊徼出於萬不獲已非佳兵黷武之爲繫天下臣民
 共信共憤者伏惟山川之神出雲降雨作鎮一方旗纛鎗炮
 之神如龍如螭如震如電振我軍容懾彼賊酋宜有威靈默
 佑 聖天子誅暴安邊至意比者雄師並集諏吉啟行所祈
 上承威稜下祐將率氛祲遠銷雨雪靡作俾我赴赴桓桓之
 衆涉險如夷用以殺敵致果纍縛兩酋獻俘 闕下早著兩
 川甯謐之休早紓 九重宵旰之念是賴神功洪惟俯鑒謹
 告

祭陣亡將士文代

王昶

惟年月日經略傅恆副將軍阿里袞阿桂致祭於陣亡將士
 之靈曰

嗚呼自緬甸阻兵拒順越今三四年凡我滿洲蒙古索倫泉
 四川貴州雲南將士赴赴桓桓以次授命行間甚衆於禮爲
 國殤於義爲鬼雄於史冊爲仁人志士英風偉烈震動蠻徼
 而我 皇上軫念死綏錄其後裔出 內府帑藏給予祭葬
 躋於昭忠祠又 命詞臣摛文著傳以賜於國史 崇恩懋
 典千古無與比校屬在沈冥乃罔不屢敵愾茲某等恭承
 廟算誓掃醜虜三路行師水陸並進詎以是月庚子昧爽啟
 行用先具牲醴奠告惟爾忠魂實左右之伴因執馘俾不得
 逃死以訖天誅且以遂爾翦仇雪憤之意尙饗

惟天地生人物唯人萬物之靈是故虎豹之猛則罟之虵虻
 之毒則斷之魍魎之怪則逐之妖鬼之厲則祛之獨以尊龍
 奉龍畏龍享龍不敢慢龍者豈天飛泥蟠冬隱夏見不可測
 哉蓋亦有以利吾民興雲出雨救旱暘故與山川羣望百司
 之神而並貴唯今茲土亢烈甚民皇皇不克朝夕奔走雩唱
 禱之山川羣望而勿應禱之百司之神而勿應凡茲下人亦
 甯唯是委龍望龍而赴訴於龍倘龍以為受其祀當報以事
 振鱗甲鼓雷雨卒活茲土數萬屬是龍之靈且過山川羣望
 百司之神人愈益重龍德龍以致功於龍而龍獨休若且猶
 是不見不聞以無應乎禱人將怨龍少龍為龍罔知亦無異
 之靈日

為掖令禱龍文

胡天游

月日某土某官某躬薦二牢於湫潭之陽以禱龍而告之曰
 唯天地生人物唯人萬物之靈是故虎豹之猛則罟之虵虻
 之毒則斷之魍魎之怪則逐之妖鬼之厲則祛之獨以尊龍
 奉龍畏龍享龍不敢慢龍者豈天飛泥蟠冬隱夏見不可測
 哉蓋亦有以利吾民興雲出雨救旱暘故與山川羣望百司
 之神而並貴唯今茲土亢烈甚民皇皇不克朝夕奔走雩唱
 禱之山川羣望而勿應禱之百司之神而勿應凡茲下人亦
 甯唯是委龍望龍而赴訴於龍倘龍以為受其祀當報以事
 振鱗甲鼓雷雨卒活茲土數萬屬是龍之靈且過山川羣望
 百司之神人愈益重龍德龍以致功於龍而龍獨休若且猶
 是不見不聞以無應乎禱人將怨龍少龍為龍罔知亦無異

國朝文錄 卷八
虎豹虵蚺魍魎妖鬼之類而共乏龍祀惟令固謂龍之昭昭
與人分靈天地中斷斷不然宜必有慰此禱者其鑒守官意
以疾效厥能無後

詛雨師文

胡天游

四時之帝秉運迭王各耀其德施育於人月令顓頊主冬爲
水水不潤下則重陰於陽沈沴逆常推洪範五行厥徵若爲
蒙爲霧靈爲恆陰雨游兆敦牂紀歲日紀亥子藝穀用成毗
方急趨刈功遂降霑潦雷霆逐續癸亥迄壬辰未窺杲曛自
牽牛女宿分度數百里沈濕均蔽禾之遲刈者刈而待晞布
覆於畷者咸僵偃浸落卑畝容巨舟先是五月大水八月復
如之竝害稼爲農困及今又焉空釜於室棄粟於野人人甞
蝗伊將蟲沙狀辛苦千萬倍又前夏秋流疫兆凶喪翦十半

羸遺瘠餘翹俟延活不誠謂奪飽而申餽我以飢煎煎沸噉
豈黔罪宜丁是罰俾帝怒無伏抑有致之者與人氣愁苦孰
原其由誦誦沓與罔敢天誅惟雨獄是聚迺詛而訊之

丙午序冬星軫次日風冷霜肅歲資及入螟稀焦明宵環晝
翔引日綴旬淪精溺陽沴脉滅陸吳錯越疆絲絮朋雲顛迷
滂滂蠓螺族魚鯁汚邪底池池卷城墜堅僵畝雉肥乃覆滿
家乃漂如坻九殺十剝五穢一遺晦日撐耳蠱蟲薨飛目飽
腹煎意銜手縛哺糜坐期口食誰攫吁婦嗟稚怛巷慘陌唱
巫走現察吏用瞽拷石聖戶俞喪脉菽昏昏焚焚不知其所
何山川主神爾棄職而愔何天之施而淫德以滋帝夢窈窕
遠曷婢叫伊其汨陳擅亂以悼界夏媚旱冶石澹澹百生仰
膏迫咽渴灌竭泓涸涓甘潤斲按時資乾曦汝攘作威殽殽

既沈遺我下呬誰為汝為澤惟實予敵誰為汝為霖惟獨予
冤藝畝翼翼尚懼響嚙騰豈汝為蚌而終敗我穡邦蓄癘流
痛於無辜汝則繼割而羣痾眾茶孰浚予脂是畏漁暴孰罄
予斧是怨寇盜眈眈虎狂嗾獫狁剝汝茲毒淫兼虐並弔淮
瀑跳浮如傾醜醜坐從萬艱類洪潭州仰興寐聆刺志內仇
昔惟炎神在宥天下云為協行以利挺化歲三十六運斗瑞
野胡今濫時破鄧漂社昔惟逸穆爽節是程綿死三魄霽霜
失止胡今倅倅鬱為咎微乖和辰元墮理黃中降眚明明瘴
憂用長帝居赫深宜鑒黎病劓獄釁晦日用革政欣欣兆蘇
起顯昭更庶究庶圖無終踐氓姓

仙霞寺禱雨文

林明倫

乾隆二十年六月丁巳衢州府知府林明倫謹以牲酒告於
仙霞嶺之神曰惟百姓賴五穀以生五穀賴風雨以成今歲
季夏以來虹霓時見狂風不作雲散雨稀山焦川竭惟時田
苗穎發亟需甘雨夏日如焚朝不及夕小民手足胼胝筋力
殆盡坐觀田苗枯槁將不得食日夜率厥婦子匍匐引領以
哀籲天行道之人衝冒毒厲多遭虐疾氣息奄奄將不得雨
無復蘇甦太守明倫巡行至此觸自心傷用是齋戒沐浴稽
首寺亭為民祈禱嗚呼神亦哀於四方民其大沛甘雨以殄
旱災民不敢忘神惠如太守有罪其降罰殛於守躬守不敢
怨敢告鼓用牲於寺雨幸大澍毋縱旱魃以為民虐惟民無
罪謹告

謝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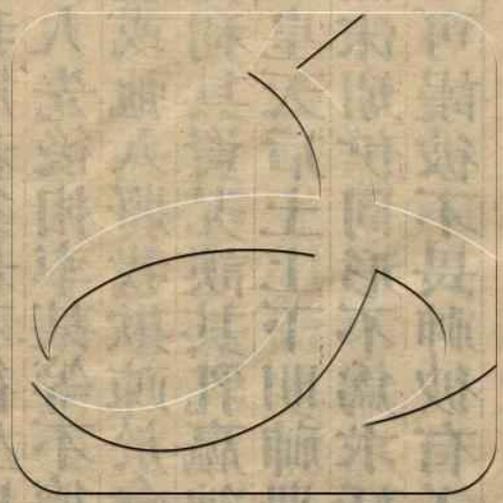
林明倫

乾隆二十年六月癸亥浙江衢州府知府林明倫謹以牲酒告於仙霞嶺之神曰惟神萬物父母惟食萬民之天今歲六月浹旬未雨川涸山焦禾苗枯槁人將乏食官吏惶恐不甯奔走祈告吉日丁巳太守明倫來禱山亭神實念民疾苦哀守愚蒙寬其冒瀆之罪不卽誅死大沛甘霖瀾漫川澤盪滌炎氛如響斯應苗之槁者已起人之病者已愈小民鼓舞歡呼戴德無極今日癸亥太守明倫復來山亭敬用牲牲拜手稽首恭謝神恩伏願陰陽時和晴不爲旱雨不成澇以昌五穀食我民人惟神仁愛太守明倫亦罔敢不益自修省爲一郡五邑之人敬迓神庥謹告

育嬰堂告神文

曹一士

嗟哉育嬰事大責重一受付託性命與共我有孩提朝夕含飴笑則我喜啼則我悽念彼藐然獨非人子誰顧誰復等於敝屣我旣收之我爲若父若不得生曰吾殺汝戰戰兢兢以日以月二三同人先後相率某等不德適承此諾懼弗克勝心勞力弱省視或弛人將我欺疎於會計兒受之飢是曰予孽是曰予瞽况利其資况誤其乳羸羸必書毫釐無忽粒粒絲絲兒膏兒血皇天后土上下明神冊籍具在鑒此寸丹相彼異類猶相煦沫矧伊同形不爲求活我勞幾何兒得生存乃欺乃忘神不可謾彼不畏神彼有子孫



祈雨文

韓夢周

嗚呼入夏以來雨澤告愆夢周再禱於城隍之神以誠之不
 至而神不我德萬姓惘懼祈祝皇皇靡神不舉夢周身為長
 吏惟民是司其憂其樂長吏以之其死其生長吏視之夙夜
 徬徨莫識所為伏惟尊神忠義冠今古英靈鎮寰區自我
 大清受命隆禮寵嘉其必將圖厥報伏念一區之民皆 皇
 上赤子一命之士皆為 天子牧民况於尊神覆冒蒼黎靡
 有涯量夢周不揣猥陋且願為民請命敢以十事誓於神惟
 神罰其吏而哀其民夢周死且不朽其一有若貪黷貨利浚
 民之生願罰算十年其一有若殘忍酷刑以戕民願罰算十
 年其一有若請託枉是非願罰算五年其一有若驕逸弗念
 民戚曠厥官事願罰算五年其一有若法弗及惡以莠賊良

良者弗式願罰算三年其一有若置民依農桑弗興願罰算三年其一有若學校不舉教士不以誠願罰算三年其一有若諂上以利與色思固寵位願罰算三年其一有若厥繆寡漠不在抱爲心之喪願罰算三年其一有若縱胥吏假官之威用毒虐於小民願罰算三年凡茲十事長吏有一於身實爲惡德愆伏之由惟神殛之累事而加奪其算數用赴告於皇天后土其疾既去其民將蘇及時大霽霖澤俾萬彙昭回民生康賴則神之恩德世世答祝其無斃尙饗

祭漢太尉楊伯起先生文

章學誠

乾隆二十八年歲次癸未秋九月章子西征道出華陰過漢太尉楊伯起先生墓下取筭脯棗脯以薦爲文而祭之曰清霜秋降豐鐘夜鳴石匣泉祕劍氣宵騰物有自致神有相承髻年讀史已佩生平况瞻楸柏曷勝其情曠覽古今高舉遐引天運人圖或遠或近若鳳而儀若麟而隱江盛水平氣衰士憤凋謝老成聿邦之隕光光先生生漢之衰滂沛洋溢突兀崔嵬膏焚桂割玉帛之媒頁顛醉反禍伏胚胎聚徒罷講挾策東來自古立朝勢不兩順惟漢之東賢奸雜進朋邪在朝偶介英俊匣出干將駭心眩瞬刺孽媒炭翳陽飛燐人臣大節離合去留漢當永始山下風稠蠱陽外亢不事王侯鳳笑不隱空聽啁啾見幾而作何適不優讀公上書鞭賈撻董

掀豁奸腸寔決潮湧貪狼媚狐穴牆依冢提立霜宵寒戰辛
 竦浩氣苟存士賈餘勇考公平素卓犖真儒買英而蹀董正
 而迂體明用達羣餒公餘義難亟去位在公孤悻悻自喜豈
 公之徒范史紀傳識卑見小矜持名節聞聞大道但侈瑞應
 三鱸大鳥漢儒得公漆炬白曉惟響報聲四世矯矯吁嗟夫
 子山高水長往事扼腕來氣光昌五侯九族狙沐披猖荒山
 白草牧馬驅羊人孰不死夫子有光伊予小子莫追趨步命
 駕西征登高作賦仰止斗山敬肅祠墓黶黶秋陰蕭條大樹
 惆悵盤桓久不能去尙饗

弔梁鴻文

劉嗣綰

按伯鸞名其妻曰孟光字之曰德曜而自更其名曰耀字侯
 光又姓運期命意殊濶顧當時莫有識其意者竊謂霸陵一
 出五噫之歌絕非漫作但爲肅宗所非故終隱耳余梁溪人
 也雅慕先生竊自附於知先生者敬爲文而弔焉

緬彼東漢兮先生道藏比軌嚴陵兮改字曰光其德則耀兮
 其運不昌時維建初兮俗尙善良帝實長者兮外戚勢強國
 維不振兮將紊朝章哲士遠慮兮救世不遑霸陵東出兮登
 岳而眺於彼京師兮五噫動調天風浩蕩兮宮闕危隋排雲
 叫絕兮聞者徒告謂處明時兮胡乃悲悼亦旣長往兮樂此
 高蹈夫誰知先生之衷之苦兮麥秀未墟弔禾黍兮履霜將
 至思陰雨兮保邦未危今猶古兮誰在君側而不悟兮隱隱

隆中吟梁父兮迢迢長沙哭賈傅兮吁嗟國無人兮莫我聽
兮匪躬之故天之命兮歷齊魯而未可久兮且適越而入吳
賴主人之有賢德兮守廡下其故吾彼高鄭之屢徵兮羌獨
遠乎空谷樂樵髻之相對兮遂先生之初服繫何德之克曜
兮繫何運之能復語留連於身後兮甯有志而勿告子高子
之西向兮友此心而向之彼山妻其猶未察兮疇千載而諒
之嗟余里之輝映兮夫惟先生之故也緬梁溪之澹澹兮奚
清流之能誤也鑑古鏡之朝汲兮聽寒邨之夜春寄余懷於
滅竈兮夫何地而不容余將采蘭於溪上兮芼苜蓿於溪中
請盥手而陳詞兮誦令德兮無窮於是更爲五噫之歌冀先
生之悅而聽焉歌曰逸民曠代兮噫遠志未遂兮噫寄跡吳
地兮噫祀典久廢兮噫吾師百世兮噫

卷之八十終

國朝文錄卷之八十一

祭文哀誄類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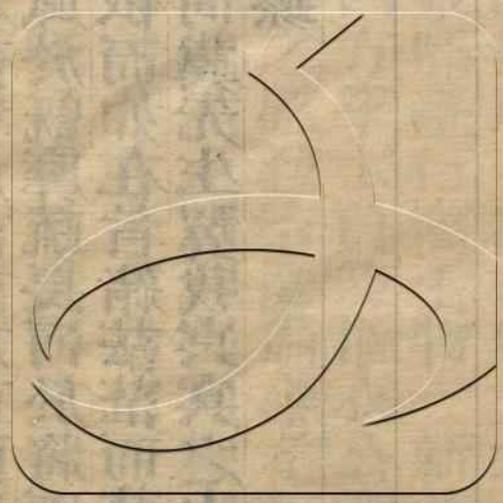
祭孫徵君先生文

湯斌

嗚呼道之在天下也如元氣之在人身彌綸磅礴上蟠而下
際者小不遺乎日用而大創麗乎彝倫斯誠不可須臾離矣
而胡真見而體備者之難其人卓哉先生維德之純博極造
約窮理識真以孝弟爲盡性之基由忠恕爲達化之門當蚤
年辨志定交江村析義利於秋毫等富貴於浮雲固已抗志
聖賢之途溯洄洙泗之津及璫然肆虐禍逮清流不避虎攫
力爲營救雖運數難回而天地正氣有所撐柱而長存推其
本志固已視死生如且暮而恬然無恙者以是知天之未喪
夫斯文德盛道尊徵君歲類衡門之間安車蒲輪而先生堅

臥不起天下想望高風如泰山喬嶽之嶙峋才本王佐而不
用學爲帝師而無民天欲存斯人之命脉故畱碩果以至今
晚年結廬百泉嘯臺行窩雲物一新兼山堂上彈琴鼓瑟曾
無閒乎晨昏四方學士負笈捫衣公卿牧守擁篲乞言而先
生悉開導啟誨之懋勲家庭肅雍孝慈睦嫺薰蒸涵育而聞
風興起者莫不油然而相親卽頑梗之夫澆薄之俗皆一變
而敦厚醇龐又孰非先生之過化而存神道隆益謙業廣彌
勤朝乾夕惕自強日新通達物我而不滯酬酢萬變而不紛
融朱陸之同異與濂洛而爲鄰隱顯無間體用渾淪想像其
所至庶幾乎乾坤同其消息造化合其屈伸凍解冰釋而湛
然不動者如天空月皎無纖微之埃塵此固與道爲體矣何
尋常功業文章之足云某從游十載提撕維勤日出而談至

於夜分青燈白雪誨言諄諄方特爲斗杓之可依豈期天不
憖遺而兩楹之兆遽聞嗚呼年屆期頤名垂後禩生順沒甯
亦可無憾於蒼閔矣而獨是微言旣絕聖道荆榛異端日起
雜學紛紜功利詞章之說惑於前而虛無寂滅之教誘於後
更誰爲挽世風於旣靡疏長河於將涸今者窳窳在卽雞酒
式陳音容依依而如在旨緒茫茫而莫尋傷儀型之永隔悲
卒業之無因尙冀先生翼我冥冥之中俾勿墮迷途勉策駑
駘之力而上臻



祭滄洲陳公文

方苞

嗟乎陳公履道方夷命忽隕墜斯人之悲公材天植遭遇亦
 奇屢困而亨終鬱不施始令西安繼調山陽端緒已兆所部
 稱良及再作守皆由特舉義聲先路戶歌衢舞旬時風動期
 月政行嘉師怙恃姦豪易行公治一方譽流千里游談奮袂
 心矜色喜再忤大府必擠之死先皇鑒照獄詞無浼公之
 在理士民洵洵輟耕廢業號泣而從或奉壺飧或持鍛脯謂
 公良食公無我苦罷歸內殿稽編文史四海望公如痿思
 起觀察霸昌聖心復倚天語親承古賢是擬河決武陟
 害延近畿千村流漂漕轉不時皇帝曰咨汝予肱股往巡
 往宣遂歷大府公入大府百政皆清蠹祛工實賦役有憑三
 舉監司固非民譽父老泣言自今保聚惟嗣天子大孝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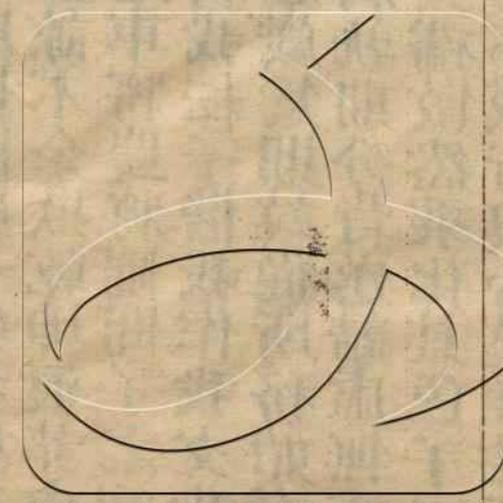
賢乃實授節以肅政權歲漕既畢躬臨決河相基命植程工
別科告功有期民勞其惻孰謂公身先與世棄公之屢試久
者逾年晚而大任俾公獨肩謂宜永年以宏開濟而功未成
歿猶齋志邦國之瘁黎蒸之窮其在於公高朗令終衆心難
饜直節易虧惟公炯炯終始無疵完公令名闕世實用彼蒼
有知能無悔慟有心有耳莫不惻傷况於知舊惜裂中腸嗚
呼哀哉

祭王崑繩文

方苞

嗚呼子生於天余謂非偶嗟同衆萬視猶芻狗子之心胸函
山振海子之議論風驚雷駭豈惟在今志亦無古英光浩氣
今歸何所世士虛憍外張中餒古所云狂子差可擬少隨父
兄陸沈自喜匿跡淮墳行歌燕市志以貧移傾身菽水外取

所求中以自鄙顧視儕輩如塵如稭可者數士謬及於余未
見而親久益不疑行身務學以謀以咨天與屯蹇異徑同歸
夙心並負次且路歧丙戌之春揖我長辭二親邱首惟吾所
之窮山絕壑形駐影隨雖子知我跡亦難窺解手三歲別語
依依念子孤直諒不余欺乾坤浪莽會面何時忽叩吾廬驚
喜相顧曰余迴車將農將圃聞子之鄉巖深川互我行我遊
子先我路我耕我耘子借我作我文我史子訂我誤高酣連
旬忘晨與暮越歲爲期竝從所務始春過余杪秋復至申固
前期志氣益厲孰期分背遂歸虛無委衾旅舍妻子莫扶欸
欸友生視矜與孺傲然乘化其色于子子少自則管葛與衡
晚希顏孟其志亦誠行與心違蹉跎竟老遺書在篋其半惟
草臨風灑泣氣盡心孤子止於此况於吾徒嗚呼哀哉尙饗



祭總憲沈端恪公文

蔡世遠

人生五倫朋友居一相期重遠勸善規失維公生平學術宏
 正確守程朱不離偏徑陽儒陰釋剖判是力介潔清剛潛修
 淑德惟我與公聞風相慕公來吾閩未及涸溯時有臺警軍
 興紛糾公佐幕府如摧枯朽有都人士不悅於官矧愚督過
 如水激湍公曰安之無鼓其波薄言懲之所全實多仁人君
 子其心不同凡所游歷棘刺生風公官於朝我亦來京相見
 促膝遂敘平生既補銓曹旋貳天卿培元育材望若景星墾
 墾其衷嶽嶽其方 帝曰予嘉使總憲綱念國忘家積勞成
 頓年未及邁遂薨於位 天子曰嗟臨朝酒涕喪我良臣贈
 卹特異公始登第名譽四馳作令中州衆母人師公嘗語予
 爲政初年循常而理不免具員逮及兩載民志既孚夜思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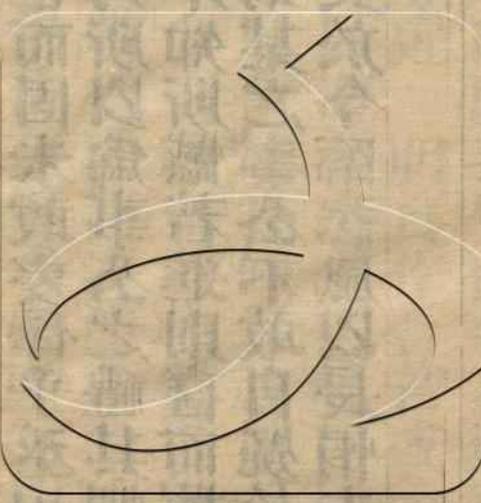
作朝發夕敷維學有所教之誨之以其餘羨積倉惠之三千
 穀石今猶存焉回思我生作令不愆分府粵西謝病言歸用
 薦始出遂初願違 明良作合若或啟之疊疊孜孜日永矢
 之邇來夏秋余居海澱公來傍晚同榻寢燕爰及季冬同事
 禁廷九夕連牀有懷必傾勗我無疆如痿思起我發狂言
 公不聒耳公氣少衰遇公於朝翼日哭公始隔一宵面目如
 生公不能語長號疾呼有淚如雨嗚呼痛哉公之論著多未
 終篇周易有解朱注有箋未竟厥緒孰續其全平湖遺書公
 所編就我當鈔存謀以垂後公之事業未展其半中途隕星
 誰不駭歎嗚呼哀哉敬陳鄙詞公其鑒茲

祭鄂相公文

胡天游

嗚呼上下之交士不能廢於當世而輕難感激道不可無以
 自守其絕去依傍望託而終不容已於其感則惟所以相接
 而動乎中之莫禁以公之尊若某之賤辱問其姓名見其文
 章而不能忘也而固未敢妄倖乎丞相之知深其引而自疎
 以異於衆人乃所以爲事公之禮其憫夫蹭蹬畱落庶幾一
 遇雖某之愚不知所憾若進則喜而擯則喟公所以與某之
 心嗚呼公存則某之事公不敢自疑於簡公歿而公之意在
 乎昔者夫豈異於今臨悲風以長悵夫何徒取乎拭淚之霑
 襟

燕
 平昔志夫豈與公同
 小似曾公亦與公同
 既與某公不與某公同
 以與某公人似與某公同
 若而某公亦與某公同
 而與某公亦與某公同
 自其與某公亦與某公同
 則與某公亦與某公同
 則與某公亦與某公同



祭望谿先生文

劉大櫟

嗚呼漢氏以來羣儒區區六經之道雖闢而蕪惟公治之究
 其根株如受衡量不溢黍銖春秋諸傳類多齟齬公比其事
 孔思昭蘇周官士禮久荒不鉏斷璞出玉朗然蚌珠一言之
 立百世可孚從祀闕里亦其宜與公之懷抱邁登黃虞少而
 多難百不一攄晚貳宗伯日進許謨邨童野老跂足以須彼
 譖人者謂公鈞譽誰實為此嗟嗟鄙夫公則猶是民也何辜
 公倡大義眾見為迂最知公者高安相朱慨彼世俗僅識公
 麤擬之周士子美夷吾申施未竟孰謂非誣至於文章乃公
 緒餘然其所為鬼闕神敷燔剝六藝炙剔膏腴高堂黼座正
 冠危裾雲升水涌風日晴舒窄視魏晉有如隸奴公之孺慕
 無閒須臾遭值母喪不獲歸廬而於藩府纓佩以趨抱痛一

世泣血漣如善事其兄情至禮俱庇其兄子過於已雛尤於朋友擢膈磨膚相責以義言不聾嚙同里左丈一心相於生闊死別終始不渝屢見於文哀情既鋪逮其孫子眷眷呵噓不材如櫬舉世邪欲公獨左顧栽植其枯雖之灌之使之榮莠提之挈之免於饑驅誘而掖之振聵開愚卒令頑鈍稍識夷途歲在癸丑 詔徵鴻儒公以櫬應瑟濫以竽我營薄祿過願所圖喜動於色背汗有濡櫬試而蹶公每不愉泐然累日頓足長吁歷數平生游好之徒苟其傑立輒見次且豈彼蒼意固與人殊我實卷曲分甘泥塗而厪公念乃至斯乎當公少日備歷崎嶇匪敢玩愒愈勇讀書其治三禮半在囚拘死而後已其生不虛公既歸里幅巾袴襦治城之北有山有湖水亭風榭嘉木扶疎跳波出曝穹龜長魚嘉賓燕集不廢

萬畝九治士禮積疑未祛乃今十治早夜勤劬屈指成就當在秋初天桃華灼攜我嬉娛登樓拾級不賴人扶謂公鑿鑿百年可逾詎知背面五月而徂公乎何忍不我少需嗚呼公之名德照耀海隅年躋大耄尙何煩紆惟其平昔師友諮諏望望不見所爲歛歛尙饗

祭尹少宰文

劉大櫬

嗚呼醇儒不作異學披猖雜糅佛老人陰出陽公循九軌徑趨其鄉洛水聞山屹然相望頽俗波流一往不返公以手障鍼浮療誕翦其枝華存其根稗士習更新如垢得盥世偷樸散涼及二親公之一心惟太夫人不知老至孺慕終身五十而慕於今再聞凡人於君依阿澳認公獨從容誠衷盡展不爲利回奚求名顯道在則然匪躬蹇蹇公之在世人豈驚奇

及其既沒泣涕追思泰山喬嶽忽然崩摧斯文何託赤子疇
依接物以仁持躬以禮孰謂公歸笑言在耳公容不見我淚
不止鉅爲蒼生細則一已昔公知我我不遊從今我來思君
子云終考德問業吾安取衷吁其悲矣我念之窮嗚呼我公
舍我而逝羊角不與翼何由厲自今以往無意塵世長爲農
夫荷鋤拾穗嗚呼人皆有死死則冥茫維公之沒星日垂光
雷轟電轉殷殷煌煌嗚呼我公可謂不亡尙饗

祭陳文勤公文

王昶

嗚呼宣尼所稱古之大臣不可則止以道事君厥道維何曰
儉曰仁儉以持己仁以養人公本相系如甫及申初入詞苑
聞望日新暨秉節鉞迄宰衡鈞終始一節夙夜惟寅政之治
忽氓之吟呻念茲在茲不咽而嘔誰爲繭絲膏澤是屯誰爲
束濕刻轢是臻公必爭之弗比於羣曰仁宜然刮彼紛紜公
所自奉恒俸賤貧食米一溢茹草一娘觀頤之適若羞膏臙
曰儉宜然陋彼鼎珍某之通籍實公所掄望公眉宇儼瞻峨
岷言提其耳勿恃多文章非所肆勿忘勿淪惟仲孫蔑勗於
晉諸有臣聚斂乃與盜鄰害於而國凶於而身汝他日者有
社有民罔以心計營於錢縉思公斯語詎無其因敬佩彝訓
比諸書紳自某別公忽閱三春茲來京雒公爲明神公之篤

裴久格楓宸引年 予告許還榆枌寵以琬璧尚以元纁挂
帆南下通路之濱百僚祖帳榮此 恩綸胡不延洪乃乘白
雲入揖而哭涕泗霑巾其變清醑下慰蒿蕪方今大蒙有惡
其氛稱干敵甲勞我邊軍知公念此憂心如焚蠶旗煌煌游
於彤雘庶落旄頭式安鋤芸嗚呼哀哉

祭來文端公文

王昶

聖祖臨御六十一春河嶽之氣鍾爲偉人公於爾時已侍紫
宸仰見 天顏穆穆收收曰汝揣朕所思何因時替御輩妄
有所云 帝曰不然匪我思存昨閱楊稟積如廩困多藏非
計宜散以均明乃詔諸旂衆之貧凡所質貸或以寶申丐而
與之俸無嘯呻其或誣僞有司具陳 帝曰無庸恐澤以堙
財通於世猶血於身天下一家藏富於民勿以瑣鄙盡其溝

昉又侍

南苑旌旃續紅和門始啟射夫臻臻忽傳封奏來

從粵閩海水羣飛臺灣已淪

帝曰徐之勿驚勿震命此疆

事責維督臣或謂失地應膏斧斤曷不易將而舊是循 帝

曰彼罪我寬以恩彼慚且慄必力自新若其改使壁壘誰因

不諳厥地猶泊絲棼適債乃事云何克振不旬月後捷書果

聞乃嗟 聖哲如日於闕公退食時序其冠巾時舉二事詰

語維殷匪述故事用示寬仁游於太和贊理細繡昂我懸鞭

戒彼束薪胡不萬年永壽衡鈞公於易老夙自習熏幽明終

始通乎朝嚙數息而化等臂屈伸想乘台斗蔚其風雲左右

聖祖相此黎元公雖往矣不亡者存我猶視藪歎息徒勤

躬奠酒醴佐以牲純靈爽如在或領此文哀哉尙饗

祭王次山先生文

王昶

歲在己巳某初見公侍公几席斯夕相從自顧生平學問踏
 駁辱公訓行加之雕琢塲以立德期以古人從容叩擊經義
 紛綸去冬歲殘雪花填委我作聯吟送公旋里公得我詩伸
 紙妻其臨歧勸勉後會無時今春來吳風雨蕭槭方思挈舟
 訪公眠食何期惡耗來自海虞哲人往矣涕泗沾濡維公風
 概方領矩步禮以仁清德以道樹靈均婢直孟博清英紛有
 姱節嶽嶽稜稜公之經學稊都仲理公之史學君卿夾際下
 逮小說杜陽諾皋悉供輯略目耕手鈔公在鑾坡文章報國
 作為詩歌雅頌是式公在諫垣一角神羊皂囊對仗白簡飛
 霜初使黔中再使兩浙公拔其尤以正乾苗公之雅望 帝
 眷所依方將大用式邁其歸西望長安軟紅十丈閉門養痾
 以全雅尚琴湖澹沱沸水噴吭籃輿小艇吟嘯往還嗟彼俗

學不知根柢誰抱遺經用究終始公來主講手畫口陳昌明
 絕業一髮千鈞經師人師惟公奚愧不朽兼三達尊有二曰
 仁者壽宜享期頤龍蛇忽兆胡不憖遺喬嶽峯推星芒夜隕
 典則云亡風流頓盡謁公靈座薦公芳蓀寢門一慟愴結聲
 吞表公遺文傳之奕世不負師門庶幾在是嗚呼哀哉

祭孫虛船通政文

王昶

悲夫霜飈之夕厲兮歲序愍其嚴冬攬百卉之具腓兮凋謝
 及於喬松惟先生之峻潔兮貞廉肇於初生既紉佩夫椒蘭
 兮又申之以杜蘅紛自遠於埃壙兮浥沆瀣以為清雖价人
 之維藩兮詎貨賄之能撓 九重廉其練要兮俾偏陟於羣
 卿復入侍乎桂宮兮在先民之是程嗟先生之惓惓兮宜平
 格而純嘏胡精氣其日凋兮頻虛中而暴下遂梁壞而山頽

分卽雲車與風馬憶予昔在平津分知太傅之品題曰惟是其明德兮洵當世之所稀余默存而心識兮用介覲於光儀羌亦許爲國士兮稔余疾惡而杜私茲哲人之永逝兮涕浪浪其由頤生雖列於簪紱兮亡乃媿於黔婁貝唵靡以飾其終兮何柳髮之能周恃清芬之在天壤兮麗典冊而恆畱奠生芻以陳詞兮寫憂心之且妯嗚呼哀哉

祭魯絜非文

王昶

循吏之傳肇於史遷表其悃悃以驚矯虔厥功非一慈惠所先利爲之導害爲之捐鑿碑勒石世美其賢茲風漸替流爲凶戾苞苴所需室家所計頭會箕歛以供貪鄙割此脂膏肆乃鞭箠牧人牛羊奚忍如是積習已成爲之裂背嗚呼絜非夙尙清修蘊爲德行程朱是求發爲文詞會王是儔中年釋

褐返於林邱似玉含璞似珠伏流久而後出民隱爲憂溫國之鄉遺風未邈師其恭儉法其忠孝必先必勞以富以教同官駭疑迂愚騰笑爰賴中丞覽羅君長齡稔其自好廉而不劌侯著成效嗚呼我在豫章早熟君名林深豹隱光耀以呈讀君之作與道爲營莫我肯顧愴恨於情京華相見合意心傾謂我知己御李之榮我亦喜君如珎拾芥期以仁聞慰我衰邁胡不憖遺忽悲露薤方我南歸聞之心痺有文傳世有子繼代適去命也於君何礙所恨悠悠循良安在灑涕告君情辭慷慨矻愚訂頑用示寮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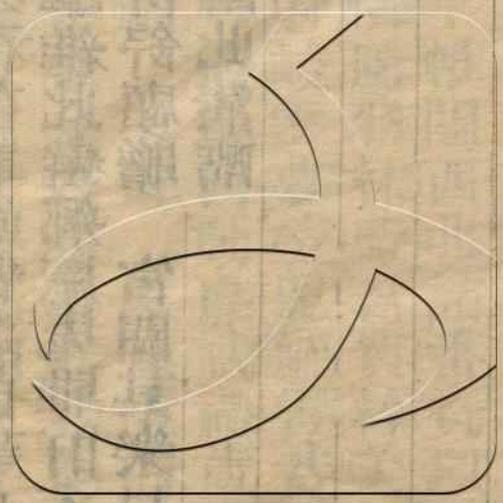
祭 御前侍衛副都統博君靈阿神柩歸京文

王昶

嗚呼哀哉君之曾祖察哈爾臣於時弗服勞頓我軍旣執其

渠渠誰從者獨以身徇叢矢之下君祖都統少隸薪庫 聖祖奇焉拔自罪罟置諸期門勇濟以忠命典機務汝沃予衷厥考侍郎卅年帷闥西北諸番資以鈐轄侍郎歿後君年十三惟 帝其憐屬羽林監君質粹美如日在東日前上處屬車攸從縱楊射蛟雲夢殪兕縱轡若飛 天顏以喜護彼纏頭往還萬里弔彼蠻酋動靡武禮歲次壬辰 慈甯萬壽法宮燕喜介福 王母 上親上酒莽克庸歌命君次進槃舞婆娑維時冬融金鷄騰翥祥雲御香薰醞穹宇法部千人撞鐘鳴虞有壬有林德盛揚詡文子文孫九嬪咸踐匪因異眷疇克預選蜀檄未靖雄師如雲 帝曰汝往以崇汝勲君煒其勇師曰慎旃毋矜額額操螯以先君謂我豈慮勝後會我鏃我矢我礪我礪我礪石雨集剛而不嘅指揮進上鉛著於

頰臥病三日有風襲之溢米弗下旋即於危君鮮兄弟未孕弱息元帥撫殆齋涕盈臆君意不然先死奚有紹厥先人不報不朽載吾蠡旂助而折首憶我掌制君亦宿衛職業不同同接 禁地泉君在軍竝轡連茵事必諮訪眎我猶昆今君貞魂風雲竝驅維此蠻鄉厥鬼睚眦不可以處曷歸京都田盤渾河五雲舒舒顧瞻 宮闕其樂只且而我送君有淚如雨縷敘昔言醉此清醕



祭林編修澍蕃文

姚鼐

嗚呼寥曠朗而暝陰兮風四起而蕭瑟草未霜而先萎兮華
 始春而零落時不可以中淹兮地不可以久宅路遠荒忽兮
 天茫茫去海隅兮超河漳窈窕慄兮悅遠望上有母兮下有
 兄食不甘兮寢不甯隱思子兮涕零年弱而非壯兮貌暫而
 不頽邈不得徠歸兮儵忽以終生鬱紛綸之多才兮爲近臣
 而婉變出奉使而不欺兮入在廷而款款世競詔以容進兮
 蹇何君之徙倚挾寶珪之照乘兮投污泥而媿耿耿獨立其
 不懼兮孰余怒兮孰喜水何坎而不逝兮民何生而不死失
 與得之須臾兮吾至今而知君之不悔臭若蕙兮玉有輝朝
 吾室兮暮予幃君愛予兮不忍歸春鼃出薊兮僭與子違殷
 結友兮知者稀建旒兮翻翻風回回兮舳進難出淮汭兮循

邦望出涕兮江之干雖爲善兮何恃既寡妻兮無子骨將朽
兮道不毀千齡兮萬祀游無生兮反無始尙饗

祭張少詹曾啟文

姚鼐

嗚呼昔君始降宵中營室齋生逮君後五十日君長而才鵬
揚驥驚鷲也無能伏尋章旬十年二之偕聞鹿鳴風雪載途
共以車征龜坼其膚寒闔帷輪笑我擁袖懦婦稚嬰省試罷
歸獨君登第送我西埔援衣出涕君爲禁臣彪胷爛手裁觚
朝脫暮誦士口兼走南北五躓一升來則授榻行爲檢滕荒
園廢寺挈攜交朋畸客窮士受禮不能狂歌踞馬酒悲霑膺
人或駭厭君恬不憎鷲不能飲君每代舉同車出入相從坐
處獎善抹過或善或頽嗚呼君往而孰予成士氣之卑言甘
貌順君企占人欲以義振兩試翰林辭成拔雋遂至詹事益

持孤峻衆所顧畏索刺癥疵 詔衡貢士有當無私勇於知
恥怯於賄貲交讒去官大快羣欺白是與君別居南朔在歲
壬辰來僂去邈念君魁梧面丹有渥終接檐臺晨宵商權鼐
始告歸君在大梁斬世大用爲師一方正月十二作書示我
暮已告疾晨琴徹左凶問遠承將信終叵手執君書情密辭
夥天道祐善苟不可論既焚獨予又奪所親強盛先隕弱甯
久存辭在揚州君柩歸里不牽其紼不撫其子寫辭可窮有
悲曷已尙饗

祭劉海峯先生文

姚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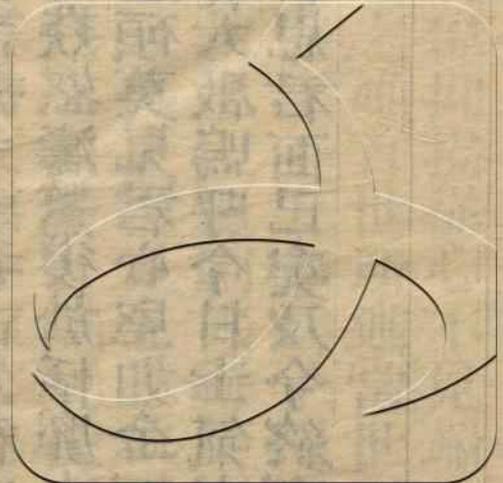
嗚呼自聖有述道存乎文孔徒之傑與顏同倫周室世衰末
流歧分或鳴爲技或以道陳迄千餘年其傳緝緝豈無才士
識闇其本苟爲僨強卒躓而隕聖言載世有炳其光蔽曉於

瞻日月何傷吾鄉宗伯勇繼絕軌甘嗜胸膈甯遺腴旨賅萬
逾俗去古則咫尺先生再興益殫厥美上與詩書應其宮徵抉
搜百家掩取瑰偉抑揚從心不見端委日麗春敷雖妍不靡
世有斯文千載之雄百世所述當世則窮半生場屋老授學
官卒亦不居退處江干天奪其子獨與以朋昔我伯父始與
並興和爲文章執聖以繩劇談縱笑據几執觥召我總角左
右是磨賤子既冠於京復見先生執手爲我嗟歎嗣學古人
以任道期亶亶其文以贈吾離其後閱年又逾二十豈徒君
耄簪亦衰及念吾伯父相見以泣先生益病侍帷妻妾要我
牀前強坐業業猶有高言記爲士法孰承遺書竟委几榻舉
世茫茫使我孤立有言莫陳終古於邑嗚呼尙饗

祭朱竹君學士文

姚鼐

嗚呼海內萬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輩羣余始畏焉曰
師非友辱君下交以爲吾耦自處京師君日從語執事相諍
卒承諸許或歲或月以事問之清辭酒態靡不可思予與君
決乙未之春有言握手期我古人君之屬文如江河瀦不擇
所流蕩無外內焱怒濤驚復於恬靡小泚澄潭亦可以喜世
皆知君文士之碩莫見君心豎如金石不爲勢趨不爲利眩
吃口澁辭遇義大啟嗚呼今日士氣之衰天畱一人庶卒振
之七年江濱日思君面已矣及今終不可見嗚呼尙饗



祭汪大紳文

彭紹升

雲羃兮陰凝雪質質兮層冰
 蓀蘭兮萎絕悵靈修兮難馮若
 有人兮守初服發鏗鏘兮佩玉乘赤豹兮從青虬攬予轡兮
 不于折疏麻兮三秋悄幽思兮空谷君佇予兮相違臨風恍
 兮奏曲握手兮何言忽兮飛兮無端存形兮夢魂贈音聲兮
 新篇我思君兮不見忽流涕兮潺湲君舉兮雲中飄六合兮
 御長風君歸兮寢門颯總帳兮揚塵鳴飀兮考鼓奠瑤漿兮
 麟脯君歸兮未歸嗟我人兮心獨苦山中春兮芳杜若鳥鳴
 嚶兮魚樂君此去兮安託江水波兮悠悠白日莫兮芳洲我
 思君兮何處渺千里兮離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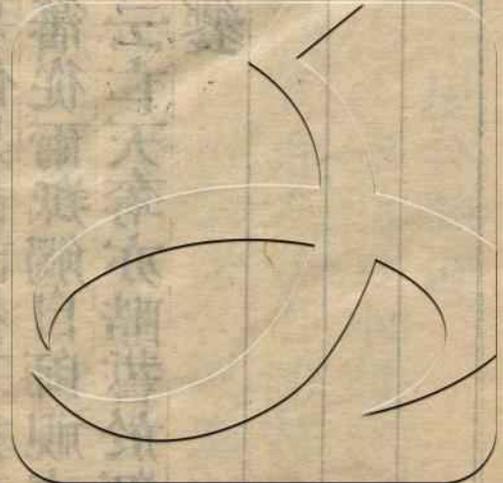
思昔合何處燭千星合
 聖合為樂昏池左合安
 繼祖存觀合未讀合
 臨疑屈辱讀合穿門
 合奏曲舞年合何言
 下午世流編合三
 有人合守時眼發
 聖幕合劍幾雲買買
 祭王太輔文
 武億

哭筭河先生文

武億

嗚呼我師逝矣永濶歲徂三週哀孰可奪某初請謁躡步于
 身諸從遊者雜沓橫陳貽譏南郭夫子之門今我來止于誰
 是存其存其逝要何足論誠獨不意有如斯人昔惟我師洞
 其早燭入苙決藩從爾疑編自師視之因材而篤再拜失聲
 感予碌碌今忽云亡天奪亦酷誓於師門不負不辱師乎師
 乎神其鑒諸尙饗

國朝文錄
卷八十一
祭文哀誄類二



平輸其壘... 其早歐人... 哭謗所去主文

公祭姚姬傳先生文

管同

嗚呼人之名字死而弗彰縱邁期頤豈曰修長獨公生則為師於一時死則為師於百世是身沒而常不朽而誰謂公亡蓋公之於學幼而已嗜耄而靡忘上究孔孟旁參老莊百氏之書諸家之作皆內咀含其精蘊而外沈浸其辭章是以詮經注子纂言述事刻峭簡切和適齋莊澹泊乎若元酒之細縕希夷乎若古琴之抑揚瀏然而來若幽泉之出於深澗標然而逝若輕雲之漾於大荒近代文士曰劉曰方及公自桐城再起遂乃軼二子而繼韓歐陽嗚呼當公年少筮仕官至部郎歷資以進當得御史而道且太行會有權要欲薦公令出我門下公以故毅然棄官以去而四十餘年依山澤以徜徉蓋甯使吾才韜晦不見而不使吾身被汙垢以毫芒然則

國朝文錄
卷八十一
祭文哀誄類二

公之惡人蓋幾乎視若將浼而繫馬千駟弗顧得伯夷伊尹之遺芳使天下皆如公難進易退則貪廉懦立世且平康惜乎一退不起不獲以其身陶風範俗今之人遂第以文辭相重而百世以下又孰能得公之蘊藏然海內無賢不肖當公之存考道問業猶知所歸一旦公逝士於何望竊恐夫畸說閒正諛言汨眞而他日之後生小子瞽瞍乎無復知文章之奧道德之光嗚呼公於死生視若晝夜雖某等辱知深厚亦豈敢過悲以怛化而撫棺號慟慘感而不能自己者念老成之凋零殆盡而內有餘傷嗚呼哀哉尙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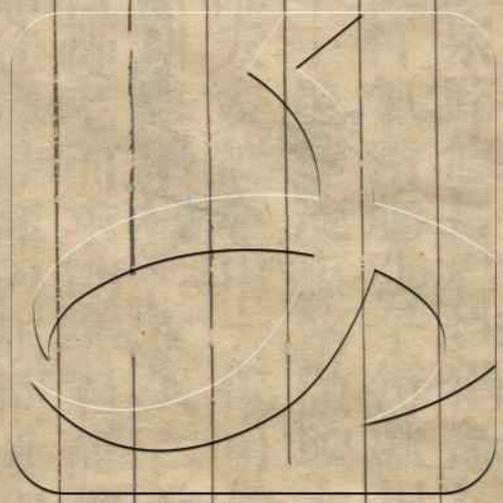
祭亡妹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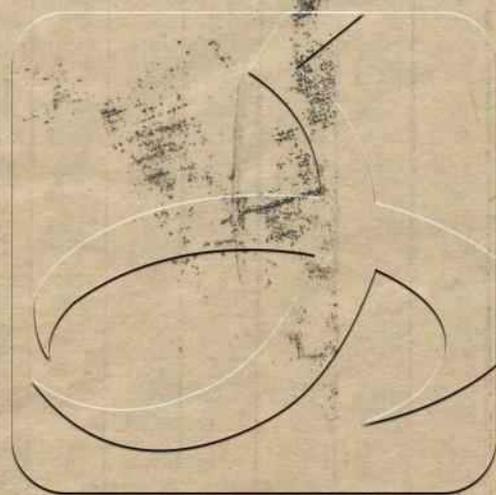
彭兆孫

維嘉慶二十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期功兄兆孫以清酌之奠祭於亡妹湘蘅之靈嗟乎吾妹汝竟長往斷手折足無逾此哀汝素羸病屢危而安今茲緇頓猶冀全活冥茫眞宰遽際斯酷吾門獨單連喪兄妹同母惟汝又棄我去獨存奚樂觸懷皆傷汝七齡時隨父官舍夙秉神慧識悟超絕綺襦釵鐙閨閣所翫視如土苴獨耽詩書旁擅繪事其於文字流別古人性情妙解默契有過於吾訓遵無儀深自韜匿長歸於沈門穹族大汝能承順譽乎親疎既而衰落餐茹茶蓼人所不堪何況非習而汝怡然黽勉無愆相夫勗子俾忘其貧名列舉選聲問光著一門熙熙在約而泰支拄艱阨功歸汝身心謂淑德宜膺昌延何天不祐奪汝之速嗚呼理數究何可

憑我父我母愛尤汝鍾孝亦汝摯懿質嫻行足光我家九原
先靈今見當慰我丁孤露與汝同苦胥疏奔走僅而獲存比
十餘年未得迓汝汝每思歸言輒於邑追思痛疚但呼負負
汝嫂之亡汝哭甚哀我恐汝病轉相慰喻豈期汝喪纔距十
月家有季弟長未見汝書來極悲矧在於我我生不辰憂患
叢集年垂始衰積若老髦未知於世復得幾時既已哭汝行
復自念我無似續煢然孤危汝雖先逝門業有賴冥途思我
必還累欷汝病方劇我客大府出入之限畧等關圍省視湯
藥祇得數面咫尺閒阻未視彌留聞耗馳慟亦復何及汝逝
之夕節樓鼓嚴戒聞留鑰哭汝而返展轉夜闌魂入我夢仿
佛言別覺而滂沱稠人衆中強勉酌答空齋靜念淚曷能制
茲距汝歿廿有八日雪涕致奠悲不成文九地九天汝於何

所靈當來歆鑒我酸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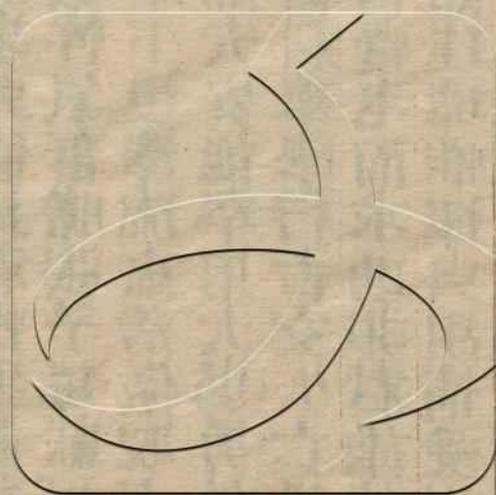




祭惲子居文

姚文田

昔在甲子予經豫章見君館舍拜君高堂款洽終夕紛羅酒
漿及君北來予之大梁蹤迹相避遂如參商越茲不見十有
四霜何期一別泉路悠長君性猶急行己以剛下視世俗塵
垢秕糠與物微忤氣奮膽張予每獻規亦云孔臧及其遇事
則又如忘屢宰下邑澤流惠滂傲睨大吏如其輩行衆雖嫉
之謂爲吏良鄙夫安能卒用大傷勇於爲文軼宋晞唐詆訶
異趨詞鋒莫當科舉學行古文久亡沿波討源爲世津梁嗟
予於學早不自獲老而求助非君誰望乃不愍遺哀哉彼蒼
思我親串德如珪璋惟惲與胡情愛相方胡君前逝宿草墳
荒白髮慈親支離在牀今君復然摧肝裂腸懷舊臨風流淚
浪浪南北各天不能飛翔緘詞寄哀祇酌一觴



祭潘四農文

張際亮

維道光二十年庚子冬十月六日建甯張際亮謹以牲酒祭於四農三兄解元之墓烏虜四農懷才而不遇主抱道而不逢時於古人蓋多有之吾與汝乎何悲願吾與汝同期有濟於世而皆困乏拂亂之相隨其悲天閔人感事憂國一皆托之於酒而激發於詩今汝棄吾而長逝吾孰與和歌慷慨而酣嬉烏虜四農吾與汝相知僅十年而相別每千里吾每飲必思汝醉每飯必思汝飢雖親賓之滿座而舉目不見汝則悄然太息稱道汝平生之所爲惟汝與吾亦如是汝弟子每爲吾述而嗟咨今吾過汝之鄉哭汝之墓而汝豈知吾之來茲更千齡與萬代吾烏知此荒岡斷隴之不卽於湮夷况吾邇來益多病又倉皇奔喪以南歸其再至此知以何日徒臨

風痛悼追念在昔遊處之期烏序四農前年同宿於射書臺
 畔汝與蘭岑視吾登車而涕洟汝詩猶在吾篋而汝形遂以
 長辭凡汝之箴規告誡吾其終身奉以不欺惟汝戒吾之遠
 游吾豈當憤悶死於閩山之曲甌海之湄汝存吾不敢告汝
 汝歿應知吾中有所不怡吾益將放浪於窮荒絕漠之野冀
 苟全性命而無詬訾不然如汝之性貞而氣剛健伏里巷而
 息奔馳胡不中壽而隕折豈不以俯仰身世之多所嘆歎嗟
 憂患之能傷人亦自古恆若斯吾哀汝轉難自抑猶旁皇洒
 泣於路歧烏序四農凡今之人孰恤吾之是非吾不能起汝
 于九原庶幾來世矢生死而無違烏序哀哉

祭僕戴金文

顧景星

戊戌十一月十日主人以豚蹄白酒紙錢祭亡僕戴金嗚呼
 汝死七日矣魂魄猶近耶汝生四十年事我十五年行止不
 欺始終如一臣僕之職不已盡耶從我廣陵秦淮甬東天台
 豫章閩海軍旅羈栖罔不汝在汝又如燕如魯如閩如豫楊
 腹裏足致我廬屋汝之精膏不已困耶隨我忍辱愛我林麓
 緼我蘆菹饜我糠粃饑寒伏枕瘳瘵備促問汝安乎領而瞑
 目汝非順受其正耶往予喜俠日瀉萬錢及予歸楚拾橡采
 蓮汝不我病有金二百偶提付汝行旅逾時封識如故汝不
 我欺我不汝問壬癸歲祲羣奴偕闖音趁汝歸自燕冰雪沒脛
 乍見依依長跼問訊且言否泰相循窮通有命汝見亦何定
 耶生平無粒縷之私無覆藏之行見小郎君低頭致敬或得

餅餌檀梨浣濯以進雖問學君子何多遜耶嗚呼天不壽汝
生於吳死於楚偕婦再期一女不乳豈非命耶然而兵革刑
僇王公士庶死非其所何可殫數汝不死於道路而死於吾
手縱棺四寸土塚二尺送汝以淚酌汝以酒汝何恨耶傲倖
富貴輝赫一時蓋棺之日泯無聞知予則述汝俾後知之汝
不綦勝耶不厚幸耶嗚呼汝有知耶汝無知耶其尙能聽耶

國朝文錄卷八十一終

國朝文錄卷之八十二

祭文哀誄類三

鍾廣漢哀詞并序

汪琬

樵李鍾淵映廣漢年二十餘囊所著書數千言來游京師介
其友葉生元禮凡三至吾廬既相見數與予辨論六經諸史
之源流詩歌古文辭之利病與自唐以來諸大家之門庭曲
折口哆目張洋洋纒纒夜漏逾四十刻而猶不止予欲傲之
以所不能知而廣漢性甚敏識甚高俛仰前古蓋其不知者
無幾也使稍抑其盛氣而加深思焉則進於古人也不難顧
別之旬日而元禮來告廣漢已暴卒矣夫士死曰不祿短折
亦曰不祿今廣漢兼此二者其可哀也嗚呼豈造物者故畀
之以才而又不欲其成且立耶豈豐於此必嗇於彼固有默

焉司其進退予奪者耶豈亦聽人之自生自死自壽自夭於其間雖造物不能有其權耶洵乎其可哀也已或謂廣漢血不華色又其面豐上銳下以相法言之皆不壽此則非予所得而測也姑爲辭曰

文木雖美遇匠則斲植梨果蔬實盛則剝是而所是非而所非氣壯且銳持此安歸故曰毋以物傷生毋以身徇名已乎廣漢其亦知之耶使其有知又將誰尤

宣左人哀詞

方苞

左人與余生同郡長而客遊四方往還離合逾二十年而爲汎交己丑庚寅閒余瀕至淮上左人授徒邗江道邗數與語始異之其家在龍山吾邑山水奇勝處也每語余居此之樂而自恨近六十猶栖栖於四方余久寓金陵亦倦遊思還故里遂以辛卯正月至其家左山右湖翠壤如沐畱連信宿相期匝歲定居於此而是冬十月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時左人適在金陵急余難與二三骨肉兄弟之友相後先在諸君子不爲異而余固未敢以望於左人也壬辰夏余繫刑部左人忽入視問何以來則他無所爲將歸謂余曰吾附人舟車不自由以天之道子無恙尋當歸吾終待子龍山之陽矣及余邀寬法出獄隸漢軍欲附書報左人而鄉人來言左人死矣

時康熙二十五年也龍山地偏而俗淳居者多壽者左人父及伯叔父皆八九十左人貌魁然其神凝然人皆曰當得大年雖左人亦自謂然而竟止於此余與左人相識幾三十年而不相知相知踰年而余及於難又踰年而左人死雖欲與之異地相望而久困窮亦不可得此恨有終極耶辭曰嗟子精爽之爛然兮今已陰爲野土閉兩心之所期兮永相望於終古川原信美而可樂兮生如避而死歸解人世之糾纏兮得甘寢其何悲

武季子哀詞

方苞

康熙丙申夏聞武君商平之喪哭而爲墓表將以歸其孤冬十月孤洙至京師曰家散矣父母大父母諸兄七喪蔑以葬爲是以來叩所學則經書能背誦矣授徒某家冬春閒數至

假唐宋諸家古文自繕寫首夏余出塞返役而洙死已浹月矣始商平有子三人余皆見其孩提以及成人長子洛爲邑諸生卒年二十有四次子某年二十有一將受室而卒洙其季也憶洙五六歲時余過商平常借羣兒喧聒左右少長抱書從其父往來余家及至京師則幹軀偉然余方欲迪之學行以嗣其宗而遽以羈死有子始二歲商平生故家而窶艱迫阨視細民有甚焉又父母皆篤老煩急家事凌襍米鹽無幾微輒生瑕釁然卒能約身隱情以盡其恩而不愆於義余每歎其行之難也而既羸其躬復札其後嗣嗚呼世將絕而後乃繁昌者於古有之矣其果能然也耶洙卒於丁酉十月十日年二十有一藁葬京師郭東江甯義塚余志歸其喪事有待先以鳴余哀其辭曰

嗟爾生兮震愆罹百憂兮連延寒孤遊兮局窄命支離兮爲
鬼客天屬盡兮熒熒羌地下兮相從江之干兮淮之泖翳先
靈兮日延企魂朝發兮暮可投異生還兮路阻修孺子號兮
在室永護訶兮無失

亡妻蔡氏哀詞

方苞

妻蔡氏名琬字德孚江甯隆都鎮人以康熙丙戌秋七月朔
後二日卒在余室凡十有六年自己卯以前余客京師河北
淮南歸休於家久者乃三數月耳自庚辰至今赴公車者三
侍先兄疾踰年持喪踰年而吾父自春徂秋必出居特室余
嘗從焉又閒爲近地之遊其人居私寢久者乃旬月耳余家
貧多事吾父時拂鬱且晝嗟噓吾母疲疴閒作吾與妻必異
衾初竟夕無言妻常從容語余曰自吾歸於君吾兩人生辰

及伏臘令節春秋佳日君常在外其相聚必以事故不得入
室或蒿日相對無歡然握手一笑而爲樂者豈吾與君之結
歡至淺耶余先世家皖桐世宦達自遷江甯業盡落賓祭而
外累月踰時家人無肉食者蔬食或不克至今年余會試注
籍春官歸踰月而妻卒妻性木強然稍知大義先兄之疾也
雞初鳴余起治藥物妻欲代余不可必相佐又止之則轉輾
達曙數月如一日也壬午夏吾母肝疾輒劇正晝煩曠不可
過命妻誦稗官小說以遣之時妻方娠往往氣促不能任其
詞余戒以少休妻曰苟可移大人之意吾敢惜力耶余性鈍
直而妻亦慤生之日未嘗以爲賢也既其歿觸事感物然後
知其艱余少讀中庸見聖人反求者四而妻不與焉謂其義
無貴於過曜也乃余竟以執義之過而致悔焉甚矣治性與

情之難也蔡氏在江甯為儒家妻生男二人皆早殤女二人其卒也產未彌月蓋自懟以致疾也年三十有七於是流涕為詞以哀之曰
 惟在生而常捐乃既死而彌憐羌靈魂其有知併悲喜於余言

施烈婦哀詞

張大受

吳縣洞庭東山烈婦施氏年二十歸吳某越四年而寡姑謀奪其志婦為夫立後又拮据葬其先三世喪歲臘設奠筵作自敘文絕命詞遂自縊某聞而哀之因系以詞曰
 婦才行秀如蘭兮婦節義屹如山兮夫早逝髮若菅兮姑不諒心可剜兮立兒子無餒魂兮葬爾祖慰九原兮殺其身璧迺完兮垂以言日不刊兮天昭昭忽昏昏兮人慄慄各潛潛兮湖之澱血爾斑兮山之宮神爾安兮時有祭潔芷繫兮巫有招捐珮環兮婦正氣塞乾坤兮婦清風奮懦頑兮

公名煥字樸園雍正八年以例監知邵武府積勞取卓異
 遷按察司副使仍攝知府篆候山東西缺先後治邵十二年
 姦匿良愉威而不殘會其察以墨敗主吏構公例奪三官公
 恚於讒嘔血卒無子仕琇嘗屬公知悼公枉死邵民失澤又
 懼為吏者之無所視也故作哀詞以摠憤并存趣舍之正云
 公河南息縣人詞曰
 載馳驅兮向南國活生人兮布皇德讒刺天兮折剛直續
 未成兮身已歿忠無負兮祀先訖柩沈沈兮重門恤弔無主
 兮垂素冪彼讒人兮亦何心慘禍人兮中弗惻光不文兮晝
 圖錫黜之伎兮任社稷彼讒人兮亦何心忘國事兮殺邦
 特遷何稽兮廢何亟崇階定業紛下陟彼讒人兮亦何心亂

太守任公哀詞

朱仕琇

任公名煥字樸園雍正八年以例監知邵武府積勞取卓異
 遷按察司副使仍攝知府篆候山東西缺先後治邵十二年
 姦匿良愉威而不殘會其察以墨敗主吏構公例奪三官公
 恚於讒嘔血卒無子仕琇嘗屬公知悼公枉死邵民失澤又
 懼為吏者之無所視也故作哀詞以摠憤并存趣舍之正云
 公河南息縣人詞曰
 載馳驅兮向南國活生人兮布皇德讒刺天兮折剛直續
 未成兮身已歿忠無負兮祀先訖柩沈沈兮重門恤弔無主
 兮垂素冪彼讒人兮亦何心慘禍人兮中弗惻光不文兮晝
 圖錫黜之伎兮任社稷彼讒人兮亦何心忘國事兮殺邦
 特遷何稽兮廢何亟崇階定業紛下陟彼讒人兮亦何心亂

王章兮使民惑簸糠眯目變白黑吏欲善兮疑不克公秩
 雖黜治則得義可方兮仁可殖維椽道碑垂吏則我辭其哀
 彌曉悉歷世滋遠無剝蝕要其躬兮城與愚命不一兮安足
 恤

公同南泉錄人附口

嘉慶十一年二月四日聞友人吳君臺卿之卒余望而哭之
 因念平生游處與所以閱傷之者不扞之文無以自達也余
 之識君在杭之雲棲君禮佛其地而余往游談竟夕議論愈
 上知其胸無塵穢相與定交君少於余余以弟呼君余久寓
 杭君本杭人而居平湖春秋上塚輒至至輒相見君敏於文
 性慷慨喜任事又席世胄顧功名可俯手取而同學生皆得
 意去已獨連蹟於鄉口雖不言其中蓋有結轡不堪者叔侍
 郎君使就他途入仕不欲強之則乞為儒官以訓導試用非
 所樂也素好釋氏又雜以道士家言荻港章氏有所奉此君
 信之篤所為皆稟於此此言必敬聽甲子秋試君復下第彌
 忽忽不自得則愈自力長齋日夕禮拜忘其體之羸而困矣

吳臺卿哀詞

許宗彥

嘉慶十一年二月四日聞友人吳君臺卿之卒余望而哭之
 因念平生游處與所以閱傷之者不扞之文無以自達也余
 之識君在杭之雲棲君禮佛其地而余往游談竟夕議論愈
 上知其胸無塵穢相與定交君少於余余以弟呼君余久寓
 杭君本杭人而居平湖春秋上塚輒至至輒相見君敏於文
 性慷慨喜任事又席世胄顧功名可俯手取而同學生皆得
 意去已獨連蹟於鄉口雖不言其中蓋有結轡不堪者叔侍
 郎君使就他途入仕不欲強之則乞為儒官以訓導試用非
 所樂也素好釋氏又雜以道士家言荻港章氏有所奉此君
 信之篤所為皆稟於此此言必敬聽甲子秋試君復下第彌
 忽忽不自得則愈自力長齋日夕禮拜忘其體之羸而困矣

明年余居先大夫喪君以書唁言病不能來夏四月李許齋至言君咯血狀六月錢恬齋來則曰君受戒百日不語方夏暑火鬱肺遂病血余亟貽書謂君老母在堂不當以疾貽親憂以危言動君君荅書深然余而病乃日甚母夫人從長子官舍揚州迎君以往而君病已不可爲矣嗚呼士負芻畜之畧讀書慕古人誠思有所樹立於此世非躁進也時運不偶當守己以俟之閱事愈多則才愈醇而名日以遠世亦將知而進之有所絀必有所伸其勢然矣即終已無所用猶將歛精覃慮揆人事之紀究陰陽之變洞古今之一至明造化之自然廓然遊乎太虛而糝糠萬物何至蔽溺淺近希望萬有一然之功德同於愚夫愚婦之所爲哉辱與君交而不能早察君之情本隱之顯疏別凝滯以開暢君之懷抱朋友之責

所負於君多矣君詩文皆雋爽可誦不自收拾其卒也無所傳又無子以竟其緒世之享高位厚祿大年者其學不必過於君其立心制行之厚交友之忠接物之恕皆不必如君而君乃蹇其遇天其年不有其後嗣豈造物者有意抑之以堅其嚮道之念以重其將來之福乎此則真不可知也嗚呼去古愈遠微道儒者之道而二氏之學亦浸微浸衰而莫之振於是桀黠之徒拾儒墨之糟粕影附鬼神以行其說游魂爲變從而歸焉始猶一二好事者信之繼則樸實之士信焉繼則聰明之士亦信焉此壇益以多事此者益以衆禍福以此爲筮學問以此爲師疾病以此爲醫背陽而入陰舍昭昭而即冥冥其幽陰沈墨足以銷散人之精爽而君乃由之以至於死是又深可悲已君名顯德余識君時二十歲其卒也三

十有五君之叔子曰元凱與君同好先君而亡嗚呼事此者
可以鑒矣辭曰

金相玉亭兮可陳廟堂鍛健驛駿兮氣挫以傷游思渺默兮
歸於空鄉嗚呼友朋之感分曷其能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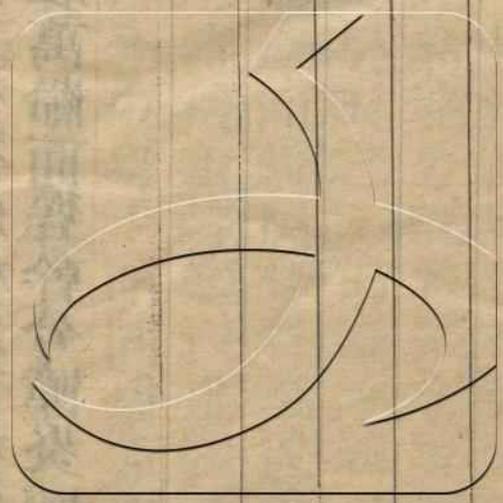
汪孝婦哀詞

彭兆孫

長洲孝婦吳氏嬪於汪居蕭家巷年二十卽隕所天貧無宿
糧息止弱女幡幡尊章癯老且病婦代子職躬服其勞素嫻
詩書開塾講授藉脯脰以給養供菽水而靡缺鄉黨翕然推
其高行嘉慶十二年十二月十八夜比隣不戒於火融風旣
熾將燔及廬翁挈女孫先走出戶婦旣翼翁以免姑抱夙疾
猶寢於牀婦復入屋背負姑出煙燄旣合鬱攸從之遂并其
身殲焉質明火熄行火所熾焦爛之中肢體宛若共見婦手
抱姑不釋彼以義忘其軀天以死成其烈萬衆感悼填衢溢
郭邑中人士將白當事邀褒錫之典廣徵詩歌道揚奇節圓
顛方趾疇能不悲敬述厓略而糸以哀詞曰
抗古今而衡節兮疇璧碎而瓦全有冒刃而僅免兮有拯危

而體捐揚烈芬於委灰兮發繁音於絕絃彼君親赴難其一
致兮初何計乎探湯而蹈淵翳婉婉之淑靈兮傀形單而寤
標瘁形神而頤翁姥兮既餐荼之莫告胡滌愉視膳之尙不
獲遂其常兮又昊天之不弔儻諱諱出出之告災兮駭天跳
而地踔飛燦燦煜而紛屬兮各走覓乎逃門幸一老之先身
突兮念威姑之待援奮輕軀以排闥兮承龍鍾以背肩電光
礮礮迅其四合兮束身手而同燔如煩寃於哀燼兮魂應叫
乎九閭睠庶女之訴哀兮天猶爲之隕霜何匹婦之精神兮
不爲反風於撞糖或炎官熱屬之實陰相兮俾身殉而名彰
帝閭陵兢其不可叩兮淚流衿以浪浪昔上虞之救盱兮投
江濤而必果厲猛志以偕亡兮視頂踵猶塵垞一父而一姑
兮一水而一火合千載如符節兮夫奚分乎彼我痛齊民之

薄媮兮孰姬姜而至性子穰耨有德色兮何惑乎婦安常而
掉磬彼箴管纖纈之猶有私兮况髮膚與身命苟聞風而悉
興起兮又何難巾幘而獨行循燒垣以周視兮痛煨臠與燁
炮倚一抔之焦土兮行綽楔之高標定孝竹之生其墟兮兀
冬春而不凋歷萬齡而聳幹兮障炎飈於大霄



張貞女誄

劉逢祿

張貞女之死余既為之著獄議且誄之詞曰
蓬生麻中其葉離離嗚呼貞女令德孔儀取義成仁矢死勿
他命也不辰名也不磨誅奸禁暴有司之事有司誨淫厥風
用熾吏胥舞文亂紀乖法鷹貪鷂嚇柔弱是脅旌典未降不
順及之訟牘未陳豺狼集之嗚呼貞女重華陳詞神好正直
錫爾掄暈秋霜春日金支翠旗神鑒淫昏褫彼魂魄雷淵焦
土刀鋸鑽窄我聞漢世治獄以經哀姜之誅桓允其刑共姬
之卒婦儀其型晉殺申生諡諸不葬人命自天滅性斯喪蘭
陵名郡下邑所觀賞罰無章頽風流泉我哀貞厲維以永歎
孰採輶軒以佐彰瘝

國朝文金
 卷八十二
 三
 陸先生
 既而論釋遊嶺南時前進士知臨清州事金君堡遁跡浮屠
 南雄陸太守世楷為關丹厓精舍緹鐵鎖以上先生依焉一
 夕夢至琳宮丹梯碧瓦中有神建龜蛇之旒寤對寺僧言狀
 僧楚人謂曰此太和山也先生乃易道士衣往訪竟不知所
 終其子寅舉進士既釋褐擬微服往求予早歲以詩古文辭
 受知先生遂定忘年之歎自辛丑夏一別水尚知歸先生獨
 久不返爰效東漢戴良體代作零丁一篇授寅持以入楚云
 寅也敬白零丁尺半紙敢告行路諸君子有父有父一去故
 鄉不知幾千里日月逾邁二十五年矣請說軀體顏面皮軒

零丁為陸進士寅作并序

朱彝尊

錢唐陸先生圻字麗京一字景宜高尚之士也甲申後賣藥

海甯之長安市會湖州有私撰明書者為人告訐辭連先生

既而論釋遊嶺南時前進士知臨清州事金君堡遁跡浮屠

南雄陸太守世楷為關丹厓精舍緹鐵鎖以上先生依焉一

夕夢至琳宮丹梯碧瓦中有神建龜蛇之旒寤對寺僧言狀

僧楚人謂曰此太和山也先生乃易道士衣往訪竟不知所

終其子寅舉進士既釋褐擬微服往求予早歲以詩古文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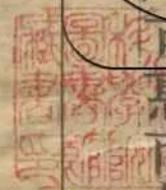
受知先生遂定忘年之歎自辛丑夏一別水尚知歸先生獨

久不返爰效東漢戴良體代作零丁一篇授寅持以入楚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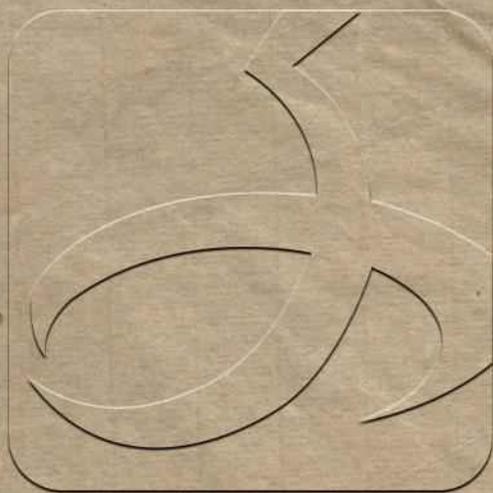
寅也敬白零丁尺半紙敢告行路諸君子有父有父一去故

鄉不知幾千里日月逾邁二十五年矣請說軀體顏面皮軒

眉廣額豐兩頤口輔鬚鬚微有髭去時壯齒尙未落肩脾頗亦肥平生不怒多笑嬉目無邪視頭無俱周尺一尋長過之請說裳衣少新製大布寬袍淚長漬帶斷續繩衫裹臂孫孫子子蟣蝨萃有時捫之擲在地兩襠敞袴雙足屣寒肌生粟暑生痲婆畱鄉語聽易分問以經術辭紛綸至若說易尤專門方州部家味義根囊中口譜可等金匱文方不自祕恒活人不昧財不逐禍緇衣黃冠無不可惠而能以消息聞爲德者君報者我



國朝文錄卷之八十二終



70013814

